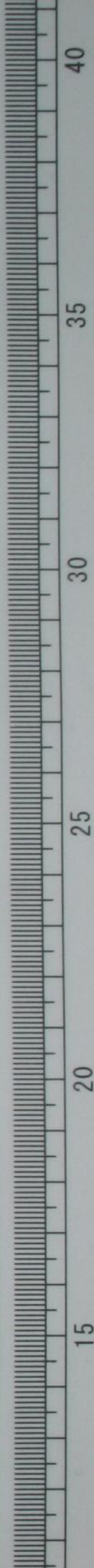




讀杜心解

古古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9  
4



文庫 17  
W119  
4

卷一之五 五古

八哀詩

并序。目開後。

贈司空王公思禮

故司徒李公

光弼

贈左僕射鄭國嚴公武

贈太子太師汝陽

郡王璡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故秘書少監武

功蘇公源明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壯遊 昔遊

遣

懷

往在

聽楊氏歌

贈蘇四侯

西閣曝

日

寄薛三郎中璩

晚登瀼上堂

園官送菜

并序

園人送瓜

柴門

槐葉冷淘

上後

園山脚

行宮張望補稻畦水歸

秋行宮張望督

賣土心屏

目錄

一

卷一之五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上野善唐氏寄

010185192453

促東渚耗稻向異清晨遣女奴阿稽暨子阿段往問  
 阻雨不得歸灑西甘林 又上後園山脚 甘林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兩

計二十九首

卷一之五 五古

代宗大曆元年二年之間纂年譜大曆元年秋公寓夔之西閣二年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灑西秋冬之間往來

灑西東屯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興讀去聲詩序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銓次焉

杜臆此八公傳也王李名將因盜賊未息故興起二公繼以嚴武汝陽李蘇鄭皆素交則歎舊尤齡名相則懷賢序簡而諷亦非後人所及愚按每篇各有入情語此致哀之本旨與國史列傳體有別

贈司空王公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幽薊兒穎銳一作物不隔



思禮高麗人也少服事哥舒翰唐書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泌為翰押衙意無流沙積

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謂吐蕃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

穿百萬眾出入由古通猶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鮮于注甲外軍

掠軍離什伍者陣之外即遊騎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

浚壁飛兔不近駕呂氏春秋飛兔驥藹古之駿馬鷲鳥資遠擊唐書天寶十二載翰攻破吐蕃大漠門等城悉

收九曲築神策宛秀二軍舊書思禮以拔石堡城功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源使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晉書杜預有春

胸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散天寶末祿山叛時翰已入朝命守潼關祿山陷

為翰將之思禮仍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隱思元帥見手格謂哥舒太子

入朔方肅宗至靈武至尊狩梁益玄宗幸蜀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

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

河公謂房瑒間道傳三冊天王拜跪畢天王謂肅宗讜論一作議果冰釋唐書

翰敗潼關思禮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將斬之會房瑒自蜀奉上皇册命至諫以為可收後效遂見赦翠華卷飛雪一作飛雪中熊虎

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圖經岐山亦呼為鳳凰堆在鳳翔府帳殿涇渭關肅宗至金城賊

咽喉金城縣屬京兆府即今興平縣詔鎮雄所搃唐書思禮除關內節度使守武功按武功與興平接壤禁暴靖一作靜

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本傳思禮善守計持法嚴整士不敢

犯及夫哭廟後肅宗復國事復領太原役舊書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封霍國公光弼從河陽代為太原尹尋

空加司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舊書

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永繫五湖舟時雖在夔常思出缺悲甚田橫客二句公自謂千秋汾晉

間即太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頗一作蘭績嗟嗟鄧大

夫士卒終倒戟舊書思禮薨管崇嗣代數月鄧景山代景山以文吏見稱至太原檢覆軍吏隱沒者軍衆憤怨遂殺景山左傳倒戟以禦公徒

此篇四句起。四句結中間凡三次敘功。各入贊語作收束。段落雖有長短。章法卻極謹嚴。起四敘其奮跡為一詩之領。服事一段。名位未顯而立功西域也。以曉達四句贊詞束之。潼關一長段。主恩寬釋而立功關右也。以禁暴四句贊詞束之。及夫一小段。功在太原。年壽不永。是可惜也。以永繫四句哀而贊之。詞束之。結四妙甚。借繼起之拘文僨事者。相形咏歎。翻用左公頴考叔純孝結法。予考叔而莊公之罪見傷景山。而司空之才見也。而為盜賊而興起之意。亦於斯寓焉。中幅潼關潰散十六句。詳失守走謁赦免事。非敘功正文。其敘將斬而以徒步請罪。為言使王公轉有地步。翠華以下。乃是關右敘功之文。考本傳惟相州軍潰思禮完軍一事不敘。極有斟酌。蓋九節度之潰。咎由君上。故以不敘省手。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

朱注司徒已封王贈太保止稱司徒者功名著於司徒時蓋從時人所稱

北收晉陽甲

晉陽即太原

胡

一作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

勤北斷右脅

勤北在太原之

東指祿山巢穴

朔方氣乃蘇

謂靈武即位

黎首見帝業

舊書郭子儀為朔方節度薦光弼為雲中太守充河東節度副使潼關失守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按此係至德元載鎮扼祿山事注家復引二載擊破思明一段與詩意無關

二宮泣西郊

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

時郭子儀等新收東京係至德二載

思明偽臣妾

通鑑是年思明

以所部十

復自碣石來

碣石在燕地考史乾元元年思明復反二

火焚乾

坤獵高視笑祿山

仇注思

公又大獻捷

唐書思明縱兵河南光弼與戰中澤西大破之又收懷州擒安

慶緒獻俘太廟

異王冊崇勳

仇注封臨淮郡王在代宗初年

小敵信所怯

魚朝恩趣光弼擊思明於邙山收績

兵鎮汴河

鎮臨淮也在肅宗末年受重

千里初妥貼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

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唐書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謀廢忌光弼及來瑱讒死光弼愈悲吐蕃寇京師代

宗詔入援畏禍遷延不敢行廣德二年薨於徐州

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

雅望與英姿悽愴槐里接

落蛟龍匣

貴人送死之具詳別見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

蔡富平三原之間與高宗中宗陵相近故以比之

將來洗筐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貴人送死之具詳別見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

考史南紀自上洛南逾江漢為始夔在洛與漢之南

故得稱 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茶乃結切 莊子茶然 疲役而不

灑淚巴東峽知所 終

此篇凡三段前實敘後虛寫。首段敘功業總撮其大者守太原而靈武得以興 帝業捷河南而思明不敢犯京師此可徒生平大有造於王室者也事緒繁多而 檢舉扼要最有新制中八句敘其勳勳崇高而卒以讒死妙在抑揚其詞言小挫 雖若怯懦而重鎮賴以寧謐河讒人固極如此也後段都在身後着筆惜倚重而 述追感與則幅勳功呼應望直筆以洗篋篋與中幅被讒呼應末乃致其哀思言 國患未寧重臣已往但餘疲茶何堪臣濟序所謂傷時盜賊未息興起二公此物 此志也。

贈左僕射鄭國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崔暹先天二年封華岳為 金天王新書武華陰人昔在童子日

已聞老成名嶷然大賢後大賢謂其 父挺之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

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

邪嘗力爭舊書武弱冠以門蔭策名哥舒翰奏充判官遷 付御史按詩則翻轉說才可自見又不負言責漢儀尚整肅胡

騎忽縱橫祿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

風悲鳴詳詩意武以與乘輿 相失而追及之者受辭劍閣道謁帝蕭關城郤注蕭關在今 平涼府鎮原縣

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貞

觀體揮發岐陽征岐陽指鳳翔肅宗 收京自鳳翔入也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

西郊牛酒再一作至。玄肅相繼 還京兩自西郊入也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匡衡為 丞相坐

免汲黯數切衛霍竟哀榮 衛青拜大將軍尚公主合葬起冢霍去病秩與大將 諫不久留內 軍等輩上悼之按此比武除罷頻數竟以節度歿四

登會府地朱注會府都會之府也按武兩為 京兆尹兩鎮劍南兼成都尹三掌華陽兵華陽謂蜀仇注 武初出為東川

節度使後又兩漢書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 我章亭多柳唐人有章臺柳詩尚書無履

交劍南節度使京兆空柳色

聲漢書我識鄭尚書履唐書武加檢校吏部尚書羣鳥自朝夕宋博傳御史府中刻柏樹有野鳥數十朝去暮來號曰朝夕鳥白馬

休橫行南史侯景乘白馬渡江朱云次公引白馬生事非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

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梁書遜為建安王記室韜鈴延子荆

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

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一作禪世程

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武年止賈誼徒忠貞

飛旄出江漢出峽江入漢而北也孤舟轉荆衡自宜行且南下虛橫一作馬融長笛

賦序有雜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踰年暫聞其悲悵望龍驤塋晉王濬傳濬為龍驤將軍葬相谷山大營塋城空餘老賓

客身上愧簪纓

此篇以下皆敦舊之作嚴公一生事業惟鎮蜀為大詩先舉履歷始終撮敘梗概然後用追敘法詳寫在蜀之事及相知哀感之情製局又變化有法起十二以才質官階作冒漢儀一段敘危從兩宮帶述收京事收京事於嚴無甚關會但以密論發揮等句與給事官職相映帶此文家排場處也汲八句為中腰樞紐將任官存破之舉總挈一處所謂率然之勢擊中而首尾俱應者此處看篇法紀律諸葛一段追敘鎮蜀功名而悲其心事之未酬也失壁壘頂公來公去開逢迎頂記室韜鈴而意已引到自身堂上以下推明其憂國報主心事俱從歷歷親見處寫末六句以哀意作結語極悽愴嚴係知己中第一人自爾情至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汝陽讓帝子唐書璡皇帝睿宗太子以玄宗有平章氏功懇讓儲位舊書讓皇帝長子璡者宇真天人虬髯

似太宗色映塞外一作春狀其眉宇為然非汝陽嘗至塞外也往一作昔者開元中主恩

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

親唐書璡各字秀整性謹繁善射帝愛之封汝陽王從容聽一作退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

猛獸苑圍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來射雁

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鞞內。上又回翠麟。上謂玄宗。翠麟駿馬。翻然紫塞

翻下拂明月輪。沈注。雁應手而落。下拂弓傷。從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天笑見說苑。

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

銜。麋虞聖聰。一作慈。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

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漢書。楚元王少與魯穆生。白生。申生。

俱受詩於浮丘伯。元王敬禮由公。築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設醴。舊書。穆與賀知章。褚廷誨等。善為詩酒之交。道大容無能。永懷侍

芳茵。好學尚貞一作正。烈義形必露。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

神川廣。不可泝。墓久狐兔隣。竊注。汝陽堯。在天寶九載。宛彼漢中郡。一作王。文雅

見天倫。何以開一作慰。我悲泛舟俱。遠津。宋注。漢中王。稱汝陽弟。公嘗與漢中王會於梓州。温

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游易磨滅。衰謝增酸辛。

此篇十句起。十句結。中以陪獵下交二意。分詳略敘次。汝陽親王也。故首段提  
委表品格之貴。以及篤親恩禮之殊。體製峻潔。次長段敘射獵事。汝陽本以善射  
被恩遇者。故敘射特詳。祈言之。則前八言天子思獵。中八言王射獵。後八歸於  
諫獵止輦。贊頌有制。可謂賦料揚雄敵矣。次小段敘交情文。謙以志感慕。申白概  
指賀楮輩。容無能侍芳茵。則自言受知宴賞也。前贈汝陽云。寸長堪繼緒。一諾豈  
驕矜。又言尊墨臨極浦。花月窮遊宴。即此意。好學四句。亦前詩所云。學業醇儒富  
辭華哲匠能也。末段哀其薨逝。而牽連近日梓州之過。漢中波瀾老成。温  
温等句。仍收合汝陽結住。筆情如往而復。須識此文處處是頌帝。曾體。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一作倫。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憶。

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

金石。追琢山岳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

碑版照四裔。唐書。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雖拙不進。而文名天下。各滿潑望還。森然起凡例。

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碑版。龍宮塢廟湧。浩劫浮雲。一作衛。



寺廟 宗儒俎豆事碑版 故吏去思計遺愛 眄睐已皆虛 跋跬曾不

泥向來映當時 豈獨勸後世 豐屋珊瑚鈎 麒麟織成罽 紫

騮隨劍几 義取無虛歲本傳入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 分宅脫驂間 感激懷

未濟 衆歸凋給美 擺落多藏穢 獨步四十年 風聽九臯淚

嗚呼江夏姿世系表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遂為江夏李氏其後元哲徙居廣陵元哲生善善生邕 竟掩宣尼

袂謂直筆難再矣 往者武后朝 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舊書太常博士李處直議韋巨

源謚曰昭邕耳唐書邕拜左拾遺宋璟劾張昌宗兄弟反狀武后駁之文士推重 面折二張勢不聽邕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當聽后色解可

衰俗凜生風 排蕩次旻霽爾雅秋曰旻天 忠貞負冤恨 宮闕浚流

綴放逐 早聯翩 低垂困炎癘一作厲 日斜鵬鳥入 魂斷蒼梧帝

唐書邕累貶雷州司戶崖州舍城丞欽州遵化尉 榮一作策 枯走不暇 星駕無安稅 幾分漢庭

竹漢與郡守竹使符 夙擁文侯篲魏文侯為子夏擁篲舊書邕為陳州刺史歷括滯滑三州刺史天寶初為汲郡北海太守上計京師

皆以邕重義愛士古信陵之流 終悲洛陽獄後漢書邕下洛陽獄 事近小臣斃邕以杖死禍階

初負謫 易力何浚嶠宋注言排毀誠易為力何嶠禍之浚一至於此乎 伊昔臨淄亭 酒酣

託末契昔在齊州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 重敘東都別仇注公與邕初遇於東都所謂李邕

言 朝陰改軒砌 論文到一作倒 崔蘇錢箋崔融味道也唐書融為文華婉

顯 指盡流水逝 近伏盈川雄唐書楊炯 未甘特進麗唐書李嶠

翰 中書門下三品富才思 前與王勃揚盈川接 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 張

說曰盈川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 李嶠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是非張相

國相扼一危脆舊書邕素輕張說說甚惡之會仇人告邕下獄當死 爭名古豈然 關鍵鍵

不開仇注相扼幾危亦由邕不能忘名善閉耳 例及吾家詩謂公祖審言 曠懷掃氛翳 慷慨嗣

真作宋注審言有和李大夫嗣直奉使存撫河東詩千家本載公自注此偽託者 咨嗟玉山桂邕比美審言詩如此

晉書桂林一枝崑山

賣土心屏

片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迨遷坡陁青州血青州即北海郡蕪沒汶陽

唐書北海郡置汶陽縣舊書天寶五載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遣勣馬吉温使引邕陰賂李林甫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初順之羅希奭就郡杖殺之年七十客葬

於哀贈晚一作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

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謂河北藩鎮朗詠六公

篇原注公有張桓等五王洎狄相六公詩憂來豁蒙蔽董道書跋

張東之桓彥範敬暉崔玄暉袁恕已狄相則仁傑也

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刊詩尤奇偉豪氣

激發如見斷鱗立極時宜老杜有云

此篇略與司空篇同格亦四句起四句結中分三層敘次各入哀意作收束起

四便爾寫哀聲情感慨與諸篇又別高才陵替全首提綱仇云憶昔一提愚按此

段敘其文才而於碑版之製特詳詳其所長也詞林有根柢一語為一段之總聲

華四句中詞林造化天人申根柢碑版諸作皆由根柢而出故可以映當時勸後

世而森然凡例一語又碑版之提綱也豐屋以下言致厚實而不自封乃帶敘不

重獨步四句哀意一束着文各說仇云往者再提愚按此段敘直節不伸貶斥蒙

誦而充終悲四句哀意再束着被誣說仇云伊昔三提愚按此段敘昔遊論文之

事以鐘律鯨鯨二句略作總括比其評論之卓越而坡陁六句哀意三束着身後

觸於河北擅命諸人深致憤惋焉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充唐書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少孤寓居徐充讀書東嶽中十

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舊書萊蕪縣屬兗州忍饑浮雲嘯負米晚為身

每食臉必泣夜宇照熱薪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學燃薪為書垢衣生一作碧薛庶

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資文包舊史善灑落一作

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君東堂策晉書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射策宗匠集

精選仇注宗匠指衡文者制可題一作題墨未乾乙科已大闢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一大經全得為

甲第得四以上為乙第本文章日自負掾吏一作吏祿亦累踐晨趨閭闔

傳源明天寶間及進士第

士賣心

五古

說末四又時事之感卻即從李詩觸起用意不即不離故妙五王顯為唐室起義狄公隱為唐室持危皆心在王室者而李詩豪氣激發又能使讀者興起故公有觸於河北擅命諸人深致憤惋焉

初名預少孤寓居徐充

舊書萊蕪縣屬兗州

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學燃薪為書

一作碧

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一大經全得為

一作吏祿

內足踏宿昔本傳更試集賢院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

暇陪八駿鹵庭悲累遷太子諭德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

二秋有恨石一作不可轉唐書出為東平太守召還為國子司業肅宗復社稷

得無順逆辯范晔顧其兒宋書范晔臨刑其子雷取地土及果皮擲晔

李斯憶黃犬史記李斯論腰斬顧其子曰欲復牽黃犬出上蔡東秘書茂

松色再扈一作唐書肅宗復兩京擢源明考功郎中知制誥後為秘書少監卒前後百卷文枕

藉皆禁鸞晉謝混傳得一豚項下一鸞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篆刻揚雄流

刺壯夫不為法言雕蟲篆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越絕書寶劍篇揚犀兕豈獨

剗反為後輩褻子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奉音垂之俟

漢書武帝大興祠祀元封中齋房生芝通鑑乾元二年從王璵請立太乙壇於南郊之東舊書上元二年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

來者正始徵勸勉本傳肅宗時宰相王琬以祈禱進禱祀窮日夜中不要

懸黃金胡為投乳贖音賦。炙穀子贖。贖。爰有犷獸厥形似犬源明上疏不

行榮陽復冥冥罪罟已橫罟榮陽鄭虔也注詳下篇公有嗚呼子逝

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舊書廣德二年自秋及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沔即漢漢源尚纏漳水疾劉公

永負萬里餞古今注萬

此篇當依仇本分五段是按敘正格。首段言孤貧游學用意在小孤見根本篤

左閭闔內也三段言在僞命而後為朝官出守下着一還字穩括為守為司業在

末段言其窮老以死而已復不得歸莫以致哀也蘇雅善

鄭又同年卒又兩人與公最稱莫逆常共杯酒故連及之。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鷄居至魯門不識鐘鼓饗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奏九韶以為樂其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悲憂孔翠

望赤霄愁思一作雕籠養張華鷄賦序孔雀翡翠或赤霄之際然皆負增翼繳羽毛入貢滎陽冠眾

儒唐書虔鄭州滎陽人早聞名公賞原注往者在疾蘇公頽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撫問臨以忘年之報遠過嘉之地

崇士大夫况乃氣精一作精氣爽天然生知資學立游夏上神農

或闕漏藥黃石愧師長兵藥纂西極名原注公著書最等諸書之外又撰古本草七卷兵

流指諸掌唐書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審嘗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貫穿無遺恨蒼

葛音同何技癢唐書虔追絀故書可誌者得四圭臬星經奧石闕銘注圭以測日景某以平

水蟲篆丹青廣魚篆魏略邯鄲淳善於雅蟲篆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

顧不一陳書顧野王蟲篆奇字體變鍾兼兩金堂記鍾絲工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文傳天

下口大字猶在牘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一作寡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唐書虔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四方尤所

仰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儿杖未

曾寄一作官曹突兀倚書幌唐書玄宗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不知廣文館賢者合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不完寓治國子館按詩特借此事以狀其落魄就官非實抗晚就芸香閣魏

芸香辟紙蠹故藏芸香臺稱芸香臺悉此借映著作胡塵昏缺莽宋傳遷著作郎安祿山反反覆歸聖朝點染無

滌盪老蒙台州掾遐泛一作浙江聚履穿四明雪山居賦注天台四明相接連四

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牕饑拾櫛溪椽天台賦濟櫛溪而直進唐書祿山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櫛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

司戶參軍後數年卒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文天長眺東南秋色餘

颺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溪秦山秀葉墜清渭朗俱指

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  
竟疎闊平昔濫吹一作獎百年見存歿牢落吾安放讀蕭條  
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源注著作與今  
秘監鄭君審篇

翰齊價謫江陵故  
有阮咸浮樓之句

此篇一頭一尾中兩段敘事分一盛一衰。比體起。作法又變。比意一實一主。鷓  
居比俗眼。孔翠比榮陽。氣精爽三字一篇之冠。天然一段敘著述之富。才藝之博。  
邀主知而傾時望。此言其盛也。正是精爽處。滄洲動玉陛。猶云草莽動宸居。寓體  
誤一響。蓋謂幽人條自顯。下一誤字。有不自覺其透露之意。正見絕藝之不能終  
闕也。宋氏以此二句單貼畫說未妥。皆酒一段。撮敘性情履歷。而不意其卒老台  
州。此言其衰也。至是忽覺精爽銷亡矣。反覆點染二句。了不掩覆。了無痕跡。何等  
筆妙。末段哀之之文。反以最初遊跡相形。見昔也京邑交歡。今也存歿兩地。愈益  
惻然。結處又生別致。於鄭則借猶子作波。於已則露下峽素志。自爾情文。淋漓。  
序言數語。至此篇止。

故右僕射相國一有曲  
江二字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考史北自上洛南至衡東嶺嶠至關  
通謂之南紀。唐書九齡。韶州曲江人。金璞無留礦古猛切  
說文

礦。銅鐵。璞石也。按璞石。金鐵  
之根也。無留礦。則精金矣。仙鶴下人間九齡家傳。母夢九鶴自天  
而下。飛集於庭。遂生九齡。獨立霜

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堦。未遑等箕穎。

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唐書九齡歷中書舍人。秘書少監。碣石。作竭  
集賢院學士。中書侍郎。遷中書令。

歲嶂嶸碣石。燕地。考史九齡以開元二十二年入相。二十四年安祿山擊奚契丹  
軍敗。送京師。九齡謂其貌有反相。不宜免死。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  
枉害忠良。竟赦之。天池一作  
地非日蛙黽東方朔七  
傳。蛙黽游乎華池。注。喻讒佞弄  
舌也。唐書李林甫見九齡雅為帝知。內忌  
祿山得志自此始。

退食吟大庭公詩薄  
林甫同列。林甫  
憶大庭。何心記榛梗本事詩。曲江與  
林甫同列。林甫  
內。懼惡。遂為林甫所

疾之若仇。曲江為海。燕詩曰。  
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骨驚畏曩哲。變負人境本傳。云。既成帝旨。固  
內。懼惡。遂為林甫所

危。此言畏曩哲。畏昔賢。積毀銷骨之言  
也。負人境者。帶言祿山有負咽之勢也。雖蒙換蟬冠羅書侍中中  
書令加貂蟬。右地惡多

幸本傳。以尚書右  
丞相能政事。敢忘二疏歸漢疏廣及  
兄子疏受。痛迫蘇耽井神仙傳。蘇耽養  
母至孝。忽辭母

賣土心屏五古  
十一

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明年天下疫庭中井水簷邊編樹可以代養按本傳九齡母喪解職有紫芝白雀之祥紫綬一作映暮年荆

州謝所領唐書九齡嘗薦周子諒為御史子諒劾牛仙客授議書帝怒九齡坐庚

公興不淺晉書庾亮鎮武昌諸佐吏乘舟共登南樓亮至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黃霸鎮每靜晉書庾亮實

客引詞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唐書九齡雖以直道黜不咸成嬰望

陰管淑氣含公品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巫山廬阜也江賦綺麗玄

暉擁牋誅任昉騁南史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筆自我一作一家則未闕隻字

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天官書南宮朱鳥歸老守故林戀闕情

延頸波濤良史筆舊書九齡嘗監修國史又會要云六典九齡所上蕪絕大庾嶺本傳久之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九齡徐徵君碑云黍牧茲邦風流是

請還展墓病卒

仰在懸朝之後想見其人猶思理烟艇

此篇為八哀之殿須融會老杜一生心跡看識更卓意更微自來罕有窺測者謂元唐業與哀之會也曲江以前姚宋張韓皆賢相曲江矜尚直節尤著丰采既得

罪權歸林甫在廷專給唯諾情同仗馬相業治業自是俱墮曲江實身持其會首被罷黜公非有宿昔之雅如彼七公者獨以相國終篇懷賢寄此觀世之卓識

也玄宗公生平知遇之主也身雖未得官於其朝而一再獻賦待試參選主上實心知而嚮用之由林甫居中嫉才率以不第有隱痛焉要其許身稷契再使俗淳即

所云結想土堦未遑箕穎者爾後蜀變播越陶治詩篇又所云君子之心用才文章者故於相國雖名位懸絕而被廢立言顯晦一致直借曲江作我前身因而序

中特許為賢詩中特略其彰彰事跡專以憂讒寄興為一篇宗旨此又寓懷之微意也太史公作史記杜公作詩都是借題行高彼曰成一家之言此曰自我一家

則意在斯乎論者徒觀曲江本傳以為能識祿山反相乃一生大節譏此詩不免挂漏不知傷時盜賊之意已發露於王李兩篇此篇本旨不屬乎此如云挂漏則

如史記管晏列傳挂漏多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先生休矣六句起八句結中只一片下起先賦而比鶴立毛鷲領起歷官秉節矯然雲水領起罷政賦

詩四語忽近忽遠不可捉摸而全神俱攝中幅將結想土堦不遑箕穎作提筆非稷契一輩人不能道王堂華省徑指相位碣石嶧嶧陪起天池蛙躍指出當時外

內蘗芽語意只作當是時三字解下用側頤言退食之餘豈復容心傾軋而讒口可畏兼懼悍帥養驕是以不安右相便欲歸永一哀居無何竟至罷黜矣然而殊

不戚戚也。興則庾公。政則黃霸。借客共詠。詩篇麗落。而文境遂與鈞陶並運。春雷同和。乃知君子之心。絕不櫻情得失。彼自有所寄其與焉。一氣滾下。直歸宿到。用才文章句。略一停頓。下再以八句贊歎之。口口哀張。即是口口自哀。故曰一家則曰隻字。變為自家著作。逗破矣。曰滄海南。曰朱鳥影。略為自家流寓影託矣。此上倘一分截。便失袖理。結尾略敘其晚節存歿。而後四句。亟亟搭入自身。以見本旨。禮隔難請。向無交誼也。讀碑理。欲附末行也。曲江徐孺碑之言曰。懸榻之後。想見其人。公其神往斯語也哉。

壯遊

往者一作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原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唐科名記。崔尚擢久視二年進士。命愛神龍三年。才膺管樂科。魏落心及第。以我侶一作比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一作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謝風

流遠。王謝東晉時南渡名族。闔閭丘墓荒。越絕書。闔閭冢在閭門外。葬以磐石。魚劍池。吳越春秋。闔閭立閭門以通天氣。清廟映迴塘。吳郡志。太伯廟東。漢太守糜豹建於閭門外。每趨吳太伯。撫

石壁仄。二統志。虎丘山上有劍池。長洲芰荷香。吳越春秋。走天長洲。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嗟峨閭門北。

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前秦王。永徽文。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渡浙想秦皇。秦末紀。始皇浮江過丹陽。

至錢塘。蒸魚聞七首。刺客傳。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腹中進之。僚死。光自立。是為闔閭。除道晒要

腰章。朱買臣傳。會稽開太守。至發民除道。入吳界。見故妻。妻夫同章。治道買臣給食之。西京雜記。買臣懷章。綬還至都。江草。越女天下白。

李白越女詩。鑑湖五月涼。會稽記。鏡湖在會稽山陰界。吳記。世傳軒轅。剡玉面邪溪女。鏡湖。氏鑄鏡。因名。磨鏡石尚在。石畔常澤。不生蔓草。剡

溪蘊秀異。二統志。劍湖在嵯縣。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白居易。天州山記。東南山水。越為首。

中歲貢舊鄉。舊鄉謂。東。京。氣劇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

考功第。獨辭京尹堂。舊書。舉選不由。錄。學。者。謂之。鄉。貢。嗟。自。列。於。州。縣。既。至。省。由。戶。部。集。閱。按。此。言。不。第。而。辭。省。堂。也。放

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更記師古注叢臺本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

獵青丘旁。寰宇記青丘在青州千乘縣齊景公田於此呼鷹皂櫪。一作櫪林逐獸雲雪岡。注彌

皆齊地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鵝鶻。蘇侯據鞍喜。原注監門曹曹蘇預忽如攜

葛疆。山簡傳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宋注葛疆山簡愛將也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

詞伯。如岑參高適輩賞遊實賢王。如汝陽王璣輩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獻

大禮賦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授尉不拜痛飲

信行藏。黑貂寧免敝。斑鬢兀稱觴。杜曲晚一作耆舊四郊多

白楊。坐浚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一作傾奪。赤族迭迭罹

殃。謂林甫國忠傾陷朝士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皆煩費事舉隅見煩費。引古

惜興亡。河朔風塵起。山岷山行幸長。幸蜀兩宮各警蹕。萬里

遙相望。上皇在成都崆峒殺氣黑。謂助順者詳螭虎句少海旌旗黃。東宮故事太子比少

海蓋謂廣平王禹功亦命子。肅宗以太子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規復兩京涿鹿親戎行。涿鹿指安史

此賊翠華擁吳岳。肅宗留鳳翔螭虎啖豺狼。杜篤賦虓怒之旅如虎如螭通鑑上至鳳翔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

兵計瓜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通鑑李泌請以來會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謂西北之兵性耐寒乘銳必克若春煖

軍困而歸賊來戰事未有涯也止以為迂而不從大一作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通鑑賊至太和關鳳翔大駭子

儀將兵赴鳳翔賊為長蛇陣首尾兩翼夾擊官軍大潰是時庫府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大將軍告身一通縱易一醉備員竊補袞。時公拜左

拾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

諍守御床。時必有極陳時弊之事惜不復傳玩文氣不專指救房瑄也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

赦免三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上還京公亦歸朝

猶言絕口不談時事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自秦州至蜀至夔鬱鬱苦



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

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勲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鷗夷子。質殖傳

齊為鷗夷子皮。注言若盛酒之鷗夷。多受而可卷懷。才格出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此詩可續入哀是。自為列傳也。分段全依仇本。自段敘少年之遊。次段敘吳越之遊。三段敘齊趙之遊。以上皆在開元時。四段敘長安之遊。此係天寶間。五段敘京

陷赴鳳翔。及收京。從入朝事。此在肅宗初。末段敘去官以後。久客之跡。此兼肅代兩朝。第一段寫得目空一世。自少而然。第二段從太史公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化出。第三段又似游使氣味。第四段便入感慨語。少也結交老蒼。至是則老

蒼之景。移及已身矣。第五段帶敘國故。舊註多謬。嗚呼。少海旌旗分。提下兩聯也。宋注謂是東西皆兵。混甚。命子戎行。項少海句。正言廣平為元帥耳。仇謂上

皇禪位。肅宗親征。不知靈武即位事。上文兩宮萬里句。內業已敘過。此何復及。至肅宗並無親征事。舊引黃帝涿鹿之師。為證誤矣。吳岳螭虎。頂崆峒句。明言西師

來。會鳳翔耳。仇以靈武諸將當之。豈未聞吳岳在鳳翔耶。一不中。緊承來會之軍說。不因其耐寒新銳之氣。藉為東北搗巢之資。是謂遠性而失時。故曰不中。盧氏

乃指陳濤之敗。此係肅宗未至鳳翔以前事。於上聯如何接下。第六段小臣二句。穩括拾遺被黜。數年遷播之事。筆力過人。繁華二句。通篇結穴。閱世則榮業已虛。閱身則暮年永廢。有無限感慨。吾觀四句。又作掉尾勢。諺所謂家貧望富也。有

無限期待。一氣讀去。莽莽蒼蒼。石往來。邁劉克莊比之。荆卿之歌。雍門之琴。信矣。

昔遊

昔者與高李。原注高。一作。適李白。同。登單父臺。舊書單父古。邑屬宋州。寒蕪際碣石。萬

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一作。徘徊。阮籍詩。秋風吹飛。藿。廣韻。藿。大豆葉。清霜

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一作。瀛。開。天寶盛時。行者萬里。

不齊。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蔡注。祿山領范陽。節度求平章事。君王無所惜。駕

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

蓬萊。後出。全詩雲帆轉。遼海。稷稻來。東吳。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

青歲已摧頽。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即指高。李輩。賦詩獨流涕。

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謂四皓。之於漢。

蜀主脫嫌疑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呂尚封國邑傳說已鹽梅景

晏楚山濛楚山謂楚水鶴去低回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

專憶東遊宋齊時事以致今昔之感在昔朋遊寄興正值國運豐盈之時今觀亂後登庸獨成羈孤遠引之跡能無慨然首段敘東遊事中段因登臺可望碣石故及祿山邊功邀寵綬運養驕之事其實意不重在諷刺正見時方殷富以影今之稔亂困竭未段落到目前隔河長眺正憶登臺望碣石時也賦詩八句即同學少年皆不賤之意景晏四句則歲暮身遙之悲也

遣懷

昔我遊宋中今河南歸德府惟梁孝王都漢書梁孝王城睢陽一統志歸德漢睢縣屬梁國名今陳

留亞一統志陳留開封府城東五十里更記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劇則貝魏俱貝州今在山東東昌府境魏州今在大河以北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

歡娛白刃雙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

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陳留風俗傳縣有蒼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懷古視

平蕪本傳甫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芒碭雲一去漢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嘗有雲氣按山在宋南鴈

驚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詳前長戟

破林胡詳後出塞通鑑注莽丹即戰國時林胡地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廣韻俗謂負為輸組

練棄一作去如泥左傳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絕尺土負百夫宋注國策注云負恃也拓

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郭璞江賦稟元氣之靈和莊子以天地為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

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鶴注李白以寶應元年卒高適以永泰元年卒蕭條益

堪愧一作病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凡馬猶言餘子

仇謂自不復見顏鮑仇注顏延之鮑照以此高李擊舟卧荆巫臨餐吐更食常

恐遠撫孤

仇注自恐客死不見兩家子孫

大意與昔遊同旨。但昔遊專慨本身。茲篇繫懷故友。由前詩遞及之也。首段從宋中形勝風俗說起。雄姿俠氣足以助發豪情。次段入高李同遊事。文酒相從。平臺弔古。誠為不負名區。三設帶述明皇躡武。指出盛衰聚散關頭。末段遣懷本旨。拓境四句。綜括亂端離緒。十餘年事。一筆凌駕以下。客懷交誼。一往情波。此老生平肝腸。斯見焉。

往在

往在西京日。胡來滿彤宮。

祿山陷京

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解

瓦飛十里。總帷紛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

鐵騎。

仇注合昏本屬草名。借作黃昏用。

清旭散錦驪。

一作幪。廣韻驪子曰驪。徐陵詩金鞍覆錦驪。

賊臣表逆

節相賀以成功。

通鑑陳希烈以晚節失恩。上與張均張垠等皆降於賊。

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

叢

幸蜀記祿山令張通儒害霍國公主永王妃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妃主三十六人。

當宇陷玉座。白間剝畫蟲

景福殿賦。皎皎白間。注青瑣之側。以白塗之。師氏本注畫蟲畫雉以飾之。

不知二聖處。

肅

私泣百歲翁。車駕

既云還。

二聖復國

楹桷歛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

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

公時為左拾遺

景從陪羣公。登階捧玉冊。峩冕聆金鐘。

韓詩外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出撞

黃鐘之鐘右鐘皆應入撞。蕤賓之鐘左鐘皆應。

待祠憲先露。

一作霑。先霑露。韓詩外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出撞。撞蕤賓之鐘左鐘皆應。

掖垣邇濯龍。

杜田曰漢桓紀祠老子於濯龍宮。或曰園名。或曰池名。或曰內庭名。

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

粉黛。翠羽猶葱籠。

後漢陰后紀帝幸百官上后陵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泣。令易脂澤粧具。

前者厭羯

胡。後來遭犬戎。

代宗廣德中吐蕃陷京。

俎豆腐羶肉。罌魚行角弓。安得自

西極。

西極即指京師。京師舊云西京也。公建都詩亦云其如西極存。

申命空山東。

統指河北諸鎮。

盡驅詣闕下

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

諸將即諸鎮帥。

元元歸始終。一朝罪已已

一云自  
 罪已 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  
 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一作同中興似國初  
 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  
 銀絲籠千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  
 容歸號故松柏朱注言歸老去苦飄蓬

是亂極思治之詩通首只合作兩段前說既往後冀將來前實而後虛實者眼見之亂端虛者意中之治象也又是創格自首至百歲翁言天寶京陷出奔之事自車駕至猶慈臆言肅宗復國身得侍從之事前者四句由安史而兼及代宗初吐蕃陷京之事安史詳吐蕃略即彼可以例此也又下文俱言藩鎮藩鎮即安史餘孽與吐蕃無與其中自有賓主故詳略俱見作法安得以下皆言藩鎮蓋安史之孽平於代宗而河北之禍亦成於代宗故極言之妙在安得二字領起純從對面着筆一氣貫注為冀侍將來之詞種種事實都躍現於幻影之中而所謂逆順始終鋤犁征戍復業還農節儉納諫等語又恰與當日鎮帥之驕府兵之廢官民之失業君臣之奢玩字字對鐵不徒作憑空虛願如此纔可謂實處皆虛虛處皆實注家層層徵引驟以已然為證都無是處而京都不火涇渭開愁又就藩鎮

內帶收吐蕃滴水不漏至歸號松柏攬歸自已見亂定便可還鄉文勢已完而結以老去飄蓬一語忽然掉開覺此願畢竟難遂又使安得一段虛機手顯奇絕奇絕。玄肅事在已往故明敘代宗事在當今故虛運此際有妙用

###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慄不樂響下清虛裏江城  
 帶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杯久寂  
 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土一作事  
 豈特一作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辭歸青饒之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傾側天下耳

通篇只摹寫歌聲之凄切中間亦帶撫時感事意滿堂二句提筆玉杯寂金管迷盛時京雒之遊不可復再也是以滿座茫然若失幾疑聽者之疲而非疲也聲情哀而心盡死也後四言知希不足貴傾世乃見奇正形容滿堂感動之象

贈蘇四侯

又有別蘇後詩見五之三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為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不得豁心曾。巴蜀倦剝劫。

一作掠

時多山賊不獨崔旰

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

河北陽奉陰違以其未動而云削平亦為南行者言之意專有向也

荒徼尚彎弓。

粵中自呂太一之擾諸首寢不順命

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

馬融傳鄭玄辭

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少壯欺

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

二州豪俠

一作傑

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

蘇侯將有湖南之行。贈此勗之也。前半述彼此行踪。以已之老病。惕彼之乘時。後半痛陳世清冷。煥而告以涉世之道。公為蘇侯父執。故諄切如此。蘇亦久於蜀。

故起四句云爾。蘇固有才者。如我則老而病耳。子而且鷓。我心安謐。巴中不可居矣。南荒待撫。斯人行而吾道東。庶有濟乎。此段兩兩繫拂。筆筆曲致。乾坤六句。惟老於世途者知之。可慨也。一結老趣溢出。甘饑寒則不取輕。甘養蒙則不取忌。可作遊子箴。一請再請。切偲之誼如見。

西閣曝日

凜冽倦玄冬。負喧嗜飛閣。義和流德澤。

廣雅曰御曰義和

顛頊愧倚

薄。

月令孟冬之月其帝顛頊

毛髮且自私。

一作和

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淡仁衰氣

歛。有託歆。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瀏漓

一作流離

木杪。猿翩躩。山

顛鶴朋。

舊作用

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

一云亦已昨

卽事會賦。詩人生

忽如昨。

一作錯

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

力弱。

分兩截看。只領現在暄和。無泥遷流幻影。

寄薛三郎中璩

唐會要風雅古調科薛璩及第。薛璩時在荊州。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克免。一作免危其身。與

子俱白頭。役役一作沒沒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俱嘗為郎官不及邨野人。

憶昔邨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彼此未官時

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

一臥病。瘡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鄭

蘇。蘇源明鄭茂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余今委修

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

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

益神。青草洞庭湖。二湖俱在荊州之南東浮滄海澹。君山可避暑。一統志君山在

洞庭湖中况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唐。空

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杜臆反照詩松門似畫圖蓋在夔江下流吐藥攬衣巾。高秋卻

束帶。鼓枻視青旻。鳳池日澄碧。鳳池指朝端濟濟多士新。余病不

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詩分三段前十六彼此合敘。先以塵世物役之繁官起。次追憶未仕之跡。以及遇亂作客。落到目前東往中十八彼此分敘。先自言峽中衰病之况。次言薛之心力強而詩格老。此一段申上我滯江濱。子客荊州。伏下病不能起。健勿逡巡。乃詩腹也。後十八又彼此合敘。先想荆湖之景。羨薛縱遊。慨已不往。終言將下峽相訪。共商出處。勸其勿似已之病廢而自終。佳法矯然。

晚登灤上堂

此後居灤西詩

故躋灤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

粉如雲。雉堞指夔城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

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  
北溪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淒其望口葛諸葛

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如八哀詩序所云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及終於

張相國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烏翎迫此懼將恐

之類曠望為懷之作阻亂不歸其大指也。首八書讓上所望皆暮春晚景中十乃

眺遠感懷處值亂世阻歸途身既老而定亂之人亦凶是以歎也末四仍收到讓

上晚望而以不歸之感詠歎終焉天黑霧重亦含多梗意懼將以此也。

園官送菜

并序。管園之吏當由柏都督所遣故曰園官。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

本草苦苣野生名又名福苣。圖經本草馬齒莧類

而苗葉都不相掩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竟不足道也此

似一名五行草而作詩

清晨送菜把常荷地主恩地主指柏都督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

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一作自中園

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

苣蕞傾奪蕙草根朱注蕙草蕞草也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

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馬融廣成頌桂荏見葵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一

經器物內永挂麤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翻用採芝歌富貴畏

人貧賤肆志語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此詩與種萬首篇大旨相似。篇首八句清選者目愆數意輕埋沒意重兩層側下詩本為妨害者傷之也園吏四句從喻意渡入正旨戰伐久乃小人得志之根此小人指武夫言即後所云戎軒也中幅十句正喻爽寫入化本因苣莧掩嘉蔬而以小人為比此反似正刺小人而以苣莧為比者結四句寄意高超仍打轉篇首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劉宋鑑謝弘微司分多共少不至有之傾筐蒲鵠青。師注蒲鵠狸首瓜之名滿

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玉。魏文帝書浮甘瓜於

清泉山海經注水玉水精愛惜如芝草。稻舍瓜賦其名龍膽其味亦奇是謂土芝落及嚼冰霜。開懷慰枯

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東陵侯即

平以楚漢滅秦而隱於種瓜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韻復。詩勞人草草

此因食瓜而美。詳誌其事。凡地主之惠。供口之爽。園夫之勤。一周悉而著。語不多。夔州五古。極難得此潔緻之作。首八。推本地主。以著送瓜之由。中八。詠食瓜之事。先詳其法。次明其爽。復引其餘。而許以二句。已表出園人有不盡之美意。故後四。以慰勞其人終焉。言其人豈如東陵之身。經兵革而為此乎。何草草而勞於所事也。前詩借事感懷。故於送菜之園官。則嘆之。此詩即事成詠。故於送瓜之園人。則勞之。豈其偏有愛憎哉。

柴門

一作孤舟登灤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

影沒窈窕。餘光散餘鈸。舊作吟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

割坤軸。竦壁攢鏐鈿。吳越春秋吳王造劍二。一曰干將。二曰鏐鈿。蕭颯灑秋色。氛昏

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

欹斜。巨渠決太古。衆水為長蛇。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

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一作性不願奢茅

棟。蓋一牀。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

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窮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于干戈

際。宅幸蓬華。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日。一作月華賞妍。又分外



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仇注義從差等之差韻從本音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

時以事出遊峽間舟迴瀼西作是詩也前半從登岸後回寫峽勢之奇險後半由息足餘自述身謀之止足有見險息機之思主意在後半故題曰柴門篇首點清峽岸迴望帶寫眼前近景大江以下極形容江身崖壁水會舟集等氣象與發秦州絕行詩同一筆力此處寫得極震盪正為下文安閑自在一段光景作勢也我今二句作轉語此下皆述柴門自安之趣是作詩本旨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秦中半篇說筆也秦之餘居之僻恰與巴稱而門以內足以遮斷風塵門以外又有石雲影日更覺分外矣自老有餘敢參高士哉迴首猶暮霞正應起處迴首一段詩成之後此景依然前此無窮奇險忽若雲煙過眼妙不可言

槐葉冷淘

朱注以槐葉汁和麪為冷淘盧云有槐牙温淘有水花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筋香飯兼苞蘆盧注蘆菹之屬甲而末拆曰苞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願隨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宋注本

通俗文屋平曰磨蘇又廣韻磨蘇酒名元日飲之可除温氣又大帽名晉語曰屠蘇障日覆兩耳仇云此言馳貢當用前說

路遠思恐泥興

滾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詩只從野人獻芹子脫出前詳製食之美後致入獻之情此等題必要說到奉君亦是杜老習氣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旭一作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崆曠望延駐目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椽一作遍天下張遠以椽為原引尸子晉國石焦原為證但石焦之義謂其地熱不可近耳無節去焦字之理依舊本作椽為是沈存中云石椽木名子如芎藭皮可禦饑按此當即本山所產舊泛謂天下石椽則文義不屬遍天下謂遍及於天下也

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公之作容自乾元二年客秦州始十年經碧岑劍門

來巫峽

自入蜀以

薄倚

即倚

浩至今故園暗戎馬

謂東

骨肉失追

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

為蘇門嘯

阮籍傳籍常於蘇門遇孫登還半

庶作梁父吟

黃生注非竊比諸葛也陸機沈

約各有梁父吟皆

傷時運勿逝之意

前半敘上山脚之事并狀其地勢之險窄後半因山脚而感及歷年跋涉山路遂

動老而不歸之歎劣於句言地雖平曠無疆至此山陰轉形其劣謂其險窄之

勢足以奪

地力也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朱注韓文公答孟簡書行官

自南來蓋唐時有此名號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

志書公孫述於東漢水濱墾稻

六月青稻

田百許頃號東屯米為蜀第一

多干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漑灌更僕往方塘

留更

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

僕注以番次更代使之也

地著出食貨志此借口主

客工人各盡力於田地也

浸潤

無天旱主守問家臣

主守即家臣謂行官張望也

守以職司言家臣以名分言

分明

一作

見溪

一作

畔芊芊

一作

炯翠羽

剌剌生銀漢

玉藻注剌

鷗鳥鏡裏來關山

雪邊看

言水光照耀之

遠關山勿專指

秋菰成黑米精鑿傅

一作

白粲玉粒足晨

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

倉戒滋漫

此與下耗稻篇少陵田家詩也視紫桑之疎淡此為密緻視太祝之真朴此為整

秀絕不規樞前哲等量輩流風調各成體裁斯別不得以彼專勝詘此兼美

前

八就稻畦寫中八就行官歸後寫後八就秋成寫全首總屬虛摹時未親閱東屯

也

起四句以舊畦水作陪插秧四句正言督僕補水以下則行官歸矣無天旱

水足而雖早無虞也二句行官歸白之語主守二句問之而分明如見也以下四

句皆分明見之之景炯翠羽狀苗色也生銀漢苗沃於水也鏡裏雪邊畦水之汪

洋也以下預擬秋成之樂秋菰二句不平以菰米為輔也玉粒紅鮮俱承白粲終

然二句預望之詞作苦合到補水事壯觀收護

富也結語非專誇分惠正形容

壯觀處言有餘尚可及人則登場之

滋漫可知我倉之修治其預戒哉

滋漫可知我倉之修治其預戒哉

滋漫可知我倉之修治其預戒哉

滋漫可知我倉之修治其預戒哉

滋漫可知我倉之修治其預戒哉

滋漫可知我倉之修治其預戒哉

讀社心

卷一之五

五古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

豎子阿段往問

盧注耗損也謂損去其草使稻得長猶耘苗也按朱注以耗作耗謂稻名非是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

謝靈運詩

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

長

謝詩蒲稗相因依

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擘擘

擘擘見莊子用力多貌

除草置岸旁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

免亂常吳牛力容易

世說滿奮曰臣猶吳牛注水牛也

並驅紛遊場

籍田試遊場亦禮

苗亦已概

漢書浚耜概種注概耨也

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

有生統言稻與蒲稗之屬

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挈

一作攜

頗在綱

在綱字本盤庚而取義隱用左傳紀綱之僕

荆揚

風土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

主守謂張望

用心未甚臧清朝

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

響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前八敘耗稻之由及其事中十八詳述行官督促及女豎往問等事後八感及民窮身老兩層發既作結中段前六句原田賦所係之重及田功始事之勞以引起督促意中六句欲言行官督促因復舉篇首裨長宜除意以歸重領役之人後六句點次字兼敘遣問事至此敘題已竟後段四句轉意其一截則由上文田事而計及秋成由秋成而念及分惠所以分惠者傷世亂而民困也其一截則在秋字向畢字生情既為秋字綴景又因向畢則務開歲晚遂自傷遲暮也

阻雨不得歸灑西甘林

甘林即灑西果園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灑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

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佇

一作倚

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立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

曠絕同會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

南史劉義康傳取柑大三寸者供御

舊上計。厥貢傾千林。唐書夔州歲貢樹楠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

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彌注謂聽其風韻如鼓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芻

襟。安得一作馮龍輟雨足。謝朓詩森森散雨足杖藜出嶠欽。條流數翠實。劉孝儀

綠珠滿條流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

脫我頭上簪。

言篇首至曾陰敘阻雨不得歸。漢西自雨甘至未。遙敘甘林景事。而預擬歸後之情。正與阻歸意相發。草堂一句。極形容水勢之盛。言草堂之間。如臨玄圃。雖崑崙不能隔也。玄圃在崑崙西。故云。昏渾二句。極形容煙霧之寒。言所見止及一身。但在衣裳之外。便曠絕如曾陰所遮也。安得二字。直貫至未。皆一派虛境。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泰山記東南巖名曰觀矯首望八

荒。朱崖著毫髮。漢書朱崖郡在南海中亦曰朱崖碧海吹衣裳。州記東有碧海水不暖甚正作碧色蓐收

困用事。玄冥蔚強梁。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神玄冥沈云四句四面望朱注天寶間公在齊州其登太山在秋冬之交按兩說詩意俱有又按困用事隱明皇廢政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

京師在西也蔚強梁隱祿山異志范陽在北也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

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馬場。

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可見。龜蒙二山在東嶽况乃懷故

鄉。肺萎屬父戰。公過王倚詩寒熱時交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

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

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

祖父塋。累累塚相當。

吳論云前上山脚篇為景而後詠懷此章詠懷而後寫景愚謂此章寫景處殊少上半下半皆述懷也特以少年日觀之遊引觀今日後園之上上半所傷傷在彼

時世事中乾外彌滿目驕盈也。下半所傷傷在此日情形凋零漂泛并憂客死也。仇云託征人乃自寄。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  
映遠岫夕露見日稀復後韻恐當作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經  
過倦俗態在野無所一作或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  
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隣  
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公許貧之以粟也即耗稻詩豈要仁里與感此  
亂世相攜行豆田秋花靄飛飛子實不得啣貨市送王畿盡  
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辭仇作問主人戎馬何時  
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此篇兩截前後各意前述歸林情事意在厭喧而樂靜也後述隣老情詞傷在時危而斂數也合觀之樂少而憂多其所值與所存概可見矣俗態指下朱門謂酬應煩數之態也無所違不違本性也舊說誤時危以下既云揮粟以相賜矣又詳寫斂數之慘蓋非升斗之調所可齊也主人二句宛然相對歎惋之詞末仍以奉公屬之語苦而義正矣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翕舍未曾嘆老病  
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  
溼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冬菁蕪菁蔓菁之屬蓋約舉秋菜之名飯之半謂其功半可敵飯牛力  
晚來新浚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隣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  
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雙一作兩白鶴暮啄泥中芹  
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驚矐繳勤三步

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凰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

首段與甘林上半同旨。仇云敘暇日小園散病也。中段仇云記種菜督勤耕牛愚按冬蓄飯之半。儉歲貧人之計也。如此則菜之功用亦重。所以須督牛耕種。以供採撰接春之需。舊以飯之半作飯牛解。殊無理。後段仇云兼書觸目。隱以自況。愚按此段文情不知飄向何處。其實只是經亂草家顛沛不能為生影子。正以收繳種菜濟饑之故。妙絕妙絕。古樂府飛鶴行云。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我欲啣沙去。口噤不能開。我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蔡注引此為少陵所本。良是。少陵絕不作擬古詩。觀此知間一為之必臻妙境。

雨

山雨不作泥。一作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晉書王獻之乘平肩輿入顧辟疆園莫辨望鄉路。

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邊月破。

仇注月破月殘也。公詩二月已破三月來。

流年度針灸。阻朋曹。

言不得舊朋為我開悶。

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屈色。

一命指當

事之

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虺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迕。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

漢郊祀志宿留海上注謂有所須待也。

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

送此齒髮暮。

對雨抒悶之作也。發端寫微雨乍開乍暝之景。非繪畫能到。拘悶暗領中段曠絕暗伏末段中十六句。歷敘臥病離鄉淹留寡歡薄俗不投之苦。所謂拘悶也。篇尾志在出峽所謂曠絕也。浮俗二句轉筆灑落竟獨往終罕遇正欲同往而相遇也。將為洞庭瀟湘之遊。此物此志也。中後於雨字在不即不離之間。

卷一之五

羅正字居西  
字鳴鶴

卷一之六 五古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有序。附元詩。

一首 鄭典設自施州歸 寫懷二首 別李義 附祭

外祖祖母文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敬寄族弟唐十八

使君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別董頰 別

張十三建封 上水遣懷 遣遇 早行 解

憂 宿鑿石浦 過津口 次空靈岸 宿花

石戍 次晚洲 早發 詠懷二首 望嶽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

題 奉贈李八丈曠判官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

賈士公解

目錄

卷一之六

交廣

幽人

客從

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

海 入衡州

逃難

白馬

題衡山縣文宣

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

饑荒江詩得代懷興書本韻至縣呈聶令

節題

舟中苦

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計三十七首

卷一之六

五古

起代宗大曆二年訖五年

纂年譜大曆二年秋冬之間公往來瀘西東屯三年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

移公安冬之岳州四年春之潭州衡州夏復回潭五年夏避臧玠之亂入衡州欲如柳州至耒陽不果秋又回舟湖湘竟以寓卒年五十九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  
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

士及此慰揚舲

劉孝威詩揚舲濯錦江

清文動哀玉

徐陵賦哀玉發於新聲

見道發新硎

欲學鴟夷子

志在勳成乃退

待勒燕山銘

後漢書書會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命班固作燕然山銘勒石紀功誰

一作重斬邪

一作斷蛇

朱注五色線張天師有斬邪劍按作斷蛇亦通以劍比薛謂可作人主之利器

致君君未聽志

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

西京雜記趙飛燕為后女弟昭儀遺雲母屏風

卓氏近新寡

文君新寡善琴

讀土心屏

卷一之六

五古

寧手齋



相如以琴 豪家朱門高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牛女客來洗

粉黛日暮拾流螢暗用車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

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印有青色棄置已久也柳柳州寄周

詔詩印文生綠經 臥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舊引漢官儀尚

書郎入直供錦繡被給帳帷事又考李善別賦注典略曰衛夫人南子在錦帷中則指婦人所御言遂句意似屬兩借

也 東西兩岸坼橫一作積水注滄溟暗用迢迢碧色忽惆悵風雷

搜百靈空中有一作白虎漢武內傳王母至也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赤節引娉婷自

云帝季女水經注宋玉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封於巫山之臺啜雨鳳凰翎神仙錄鸞也啜酒為

王薄行跡莫學令威丁丁令威去家不顧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

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漢光武紀精誠所加金石為開丈人但安坐休辨渭

與涇龍蛇尚格鬪灑血暗郊垆吐蕃陷京後連年入寇吾聞聰明主活一作治

國用輕刑周禮刑新國用輕典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天王日儉德

俊又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謂嬰地

一往奇詭飄忽切莫闕其所指大抵薛之為人少年狎蕩俊邁士也一時溺於臨叩之遇以穢其跡而功名奮迅之志時見於辭氣之間但恐清議及之而趨趨於進退其贈公詩不無就問行藏之意故公於篇中多用現身說法之語以解其惑而鼓其興起二語一睡一醒似一篇破題薛之繫情新寡已之結夢陽臺皆託之一睡者前云勒銘圖閣後云榮華少壯乃兩番振醒處也西來一段先作此體慘澹雲汀比未遇也睡境也蒙顧與酬以得時也醒境也慰揚餘者客中相值足暫慰我酒榻欲去之人也清文見道管其詩亦領下語下管詩中所述也鳴夷等句述其飛騰本志無心雲母即反帶起會新寡來客來四句借其新人相勵之事以為勸駕張本也老病為農自言衰廢與薛之壯志反對坐帳食魚引下夢境東西以下入夢矣是所謂現身說法者正與會新寡激射蓋薛之徘徊行止正為此一事負漸也公不便明言而喻以已夢出神入化之筆岸坼水注兩相隔也惆悵百靈精相通也空中四句敘神女之來襄王二句述神女之語拭淚狀其追恨襄王之寡情也微馨志已初醒時也人生四句束上作解惑之詞乃對薛而言者丈人尊之之稱非謂其年長休辨戒其勿以娶寡為嫌也此段碎難捉摸不知根

已伏於峽中睡句內而感夢事亦在夔為本地風光文境之奇所謂遠不干里近只目前者也格調如坳插京師時事吾聞四句泛論治術天王四句勸勉作結豈貪楚藻仍以已相形言豈如我之留滯於此又恰與揚舫相照會

同元使君春陵行 有序。承經注春陵縣本冷道縣之春陵鄉蓋因春溪為名矣漢長沙定王分以為縣武帝封王仲

子買為春陵節侯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 唐書道州

屬江南西道贛魯公表元次山墓碑上以君居貧起家為道州刺史州為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開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

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朝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句萬物吐一作氣姓壯天下小安可待矣一作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

寄元

今盜賊至可待矣一段讀者着眼是作詩本旨

遭亂髮遽一作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縣盜賊際統計喪亂以來狼狽江漢

行江漢謂嘉陵江舉避亂來蜀之始以為言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流一作

秀。泛指時賢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察粲猶言表表前聖畏後生觀乎春

陵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

匡衡嘗引經匡衡傳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

對秋月一字偕一作華星魏文帝時華星出雲間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大庭

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莊子為丹青則漆縛王猷粉飾治具獄訟永衰息豈惟

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

纓陸機詩長纓麗且光謂纓組也蓋言志在致君澤民不肯濫紆青紫涼颺振南嶽南嶽在道州之南之子寵若

驚色阻一作沮金印大興含滄浪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

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謂夔州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

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出他人手定應鋪寫道州政績如何郵民紆困如何感化賊徒求之此詩毫無一有反疑此詩與元詩落落無所關會不知人自墮入應酬套數耳公之為此第借次山作一榜樣亦聊以寓想望古治之思為武健嚴酷滯泊不反者告也故前後俱着自敘前以歎時二句領起作身世雙關語隱然見民俗羸瘵日甚無有能以救時藥石一起此沉痾者吾人一段恰好接出得見元詩此真能以古治為心矣只用憂黎庶三字括盡兩篇而秋月華星仍能兼表詩品也致君一段純以虛渾言若結輩大用何患古治不復而悽惻等句第將元詩作一印證至涼颺等句卻祇就其高懷逸趣詠歎來佳見其人既非爵祿可廢而世亦無有識且感者則古治終難莫也故未段仍歸到己心之思朝廷因而作詩以達其苦情焉序所謂簡知我者此也然則公直自為想望古治之詩元特借為感發之資矣趙極脫極元詩作於甲辰歲係廣德二年至是已三年矣何傳致之遲歟附元兩詩

春陵行 有序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民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樹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惡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遺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有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旗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隣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菱窮老江湖邊

鄭典設自施州歸

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按施州今為衛屬湖廣

吾憐滎陽秀滎陽鄭氏郡名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

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公有寄裴施州詩見二之三氣合無

險僻攀援懸根木江總賦岸木懸根登頓入天石公詩入天猶石色意同青山自一

川城郭洗憂戚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一作甚淳樸

不知有主客温温諸侯門謂裴施州禮亦如古昔敕尉倍常羞孟

盤頗狼籍時雖屬喪亂事貴當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

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鈞仇注裴曾寄書於公公有龍蛇動篋

之句蟠銀鈞森疏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求所歷乃聞風土質

又重田疇關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叶咨昔切一作惜北風吹瘴

癘羸老思散策仇注仗策而行渚拂蒹葭寒嶠穿蘿葛詩注葛一名女蘿此

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

驚駘汗溝血不赤赭白馬賦膺門沫赭汗溝走血注汗溝馬中脊也終然備外飾駕馭何

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此喜典設歸述施州之美而首原其赴幕之因次敘其口述之語終之以欲往之情也。起寫典設極有身分氣合無險僻一語提掇有力。下兩聯一險一僻束住聽子一段所謂氣之合也。其俗二句施土之美温温四句裴誼之厚喪亂句泛插時事作開而事則貴乎適當其匹此句引下蓋裴鄭良會皆世族而兼世誼也。聚書供涉幕中樂事銀鈞森疎帶表裴翰之工亦正顯出雅韻相匹處以上總見施幕之可依倒屣一段束前起後之文也。末自致欲往之情此身二句决行計孟冬二句擬行期歎爾以下姿趣橫生言老不任騎須就平輿杜臆所謂對面商量之語顛以入詩者也公究不往施而為此云云者特動於其媿媿之言遂借作情文波致耳

寫懷二首

賈士公昇 卷一之六 五古 五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無貴  
 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隣家遞歌哭。鄙夫到巫  
 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  
 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一作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  
 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鈎

後漢童謠直如弦。此道邊曲如鈎。封公侯。久困於憂而發為達觀任運之詞。一詩同旨。首章分三段起言世態之移入。中自敘其所事。末則超然於世俗見解之外矣。勞生何異。與世皆是也。冉冉行行。所謂勞生也。無貴無富。反踴語言。使遇無窮達則人亦淡忘。而無如其不齊也。是以雖歸同盡。而當境之歌哭難免耳。轉燭猶言轉瞬。任榮辱不為世態所移也。曾點朝班。忽焉暮齒。薄有脫粟之給。誰編蓬采藥。以全其天而已。此正任榮辱處。用心二句。蒙采藥非關二句。總束全命忘情。末四句。收全篇。如弦直順幽獨而不安排也。似鈎曲勞生而趨競羈束也。至曲直并付之不知。何其西院。

夜。淡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羣生  
 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國語注。實財也。天寒  
 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蝨。古者三皇  
 前。滿腹志願畢。莊子。鼷鼠飲河。不過滿腹。胡為有結繩。外紀。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陷此膠與  
 漆。莊子。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左傳。董狐古之良史也。君看燈  
 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然契真如。

一作終。如往還。務嚴經。常。住妙明不動周。如性。得。一作。匪金。一作。仙術。太白詩注。金仙術也。因。次章亦分三段。起說現前景象。發端中段。追答智計之所始。乃憤激之詞也。末則。言行旅日月。借景轉落。名中人。從私實。觸起世亂。字不重。如蟣蝨。為榮名也。上古得飽。已足。自矜巧日生。世味之沾。染若膠漆。矣况階之載。記分明。而沉悶日。遠而趨。愈。是猶燭明而蛾集。反為明者所害也。所咎在燭。舊注失之。下乃吐。出本意。惟放神。城外。身心廓然。覺局於倏仰者。俱成蕭瑟。真如。則本性。瑩徹。如。

讀土心解 卷一之六 五古 六

如不動此乃金仙之術。足以祛蔽銅而得解脫者。前篇言日給用心。聊且安分。此言如是營營尚屬迷憊。又就前意翻上一層也。要其大旨。總歸於達觀任運。以慰解其所遇之窮。張綆以前篇為處困而真。此篇為絕聖棄智。忽聖忽老。佛頃刺兩岐誤矣。

別李義

杜闡李義李鍊之子鍊乃宗室之賢義能繼美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鮑注高祖二十子衛王楚王皆先堯太子建

天下止十道國洎舒國。唐書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實維親弟昆中外

貴賤殊余亦忝諸孫。錢箋公為舒國外孫之文人嗣三葉。舊書道王

之子白玉温。仇云此指李義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

宗卿。舊書鍊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宗正卿肅穆一作睦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

坤子建文章在一作筆壯河間經術存。子建河間晉古爾克富詩禮骨

清慮不喧洗音然遇知已。潘岳詩吾子洗然活澹自適談論淮湖一作河奔憶昔初

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  
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比當離樽莫怪執盃遲我衰  
涕垂煩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仇注夔居下流願子少干謁  
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一作知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  
花已飛翻弩力慎風水豈惟數盤殮猛虎臥在岸蛟螭出  
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為爾吞

詩分四段首八句仇云從世系親誼敘起也而丈人之子已為下段提筆次十二句八應丈人四應之子朱注良是而稱其人必本其舊德者見家聲遠而繼世賢也又次十二句為篇中敘事處博議云公昔曾見義於京師年尚少義今來巫峽將入蜀干謁也末十四句仇云臨別戒勉之詞也愚按足戎軒言官其地者多武弁也一失其意不能如親故之官以情諒矣况少年涉世未浚宜及梅花而早歸也努力四句申戎軒易性言召尤之處甚多不惟舖設見輕而已如虎伏蛟潛隨地皆有風水之虞也王子以下彼此總束而戒勉愈至聲發仍吞畏之甚噫武臣悍卒奴隸士夫居夔之詩屢形歎憤讀者觀此世而慨然也。附祭外祖母文

往在東  
都作

祭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榮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外王父母  
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祀無主伯道何罪陽元誰撫縮惟風昔追思艱當太后  
乘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聿以生居貴戚釁結狂豎  
雖伏單棲雄鳴折羽憂心惛惛獨行踽踽悲夫逝景分飛忽聞於鳳凰咄彼讒人  
有詞何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遺禍我母妃之下室淡桂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  
是布裙屏履提餉潛出昊天不備退藏於密久成凋瘵蓋至終畢蓋乃事存於義  
陽之誅名播於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  
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如所歸誓以徇往惻憐光輝漸漬相最居  
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邱山之曲列樹風煙  
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清天春草萋兮增綠頃物將牽累事未  
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矣撫莫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  
軌躅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仇注司直大理寺官

丹雀銜書來

周禮疏申候云季秋甲子亦雀銜丹書入豐

暮棲何鄉樹驂驪事天子辛

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為入

雲霧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亦相遇

長卿消渴再公幹沉綿屢

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寫身清漳濱

清談慰老夫開卷

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澹一作談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

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遊子慎馳驚

西謁巴中侯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

謂封閬州

先帝常特顧拔

為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

仇注封蓋初為宿衛

官又嘗仕於淮海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柏猶臥天一

柱謂大木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為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

此平鋪直敘之文總以高封兩人不得登朝大用致婉惜一勞於道塗一屈於外吏也而在已聚散之感寄問之情錯敘於其間然高為主封為賓措詞自有先

後。首八句惜司直之失位而奔走用此興起。與子八句敘舊誼而喜客過。時見十句敘乍遇而即別。且為致戒前途。蓋蜀多戎軒。故動步即險。亦正為閬州作反別封蓋循吏也。以上皆對司直語。主人十句入封閬州。敘其歷官往跡。而惜其目前小用。造屢需材。遺此天柱。亦比語也。末四自敘。而以寄語閬州作結。曰為我問。仍是託高之詞。收縮不漏。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公萬年縣君杜氏誌銘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唐杜按派別遼遠竟以族弟稱之

甚奇。將下峽時詩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氣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污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時唐貶施州鸞鳳有鍛翻。先儒曾抱麟。雷霆劈長松。骨大卻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蔡云熱同自珍。泊舟楚宮岸。入巫山之路戀關浩酸辛。除名配清江。

仇注配謂流配。元域志施州清江縣。北至州界一百里。

歐土巫峽隣。

施在夔南一百里內。

登陸將首途。筆札

枉所申。歸朝跼病肺。敘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旬。我能泛中流。唐突罨懶嗔。長年已省施。猶云理懋慰此貞良臣。

公有巫山縣唐使君宴別詩。黃鶴謂別後復寄以此。愚按此詩之寄。乃在未與唐巫山相遇之前。考詩尾語意了然也。若如鶴說。便多不可解。詳詩意。唐以永泰未誣誤至是被謫施州。將近貶所。書來道故。并邀公敘舊。公遂以此簡之。時公正在下峽。啓行之會也。唐自此到施。必經巫山。公自夔出峽。亦必經巫山。故約晤於此。起段敘兩家譜系。并表唐君品槩。作一冒。次段敘唐得罪被放事。語語清勁。雷霆二句。比其受挫而不撓也。三段敘唐赴貶。惠札相邀事。戀關其書中語也。末段答以正欲出峽。使道就巫握晤意。貞良臣與前介立行高等語相照。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歐陽集古錄。唐呂誼表。顧戒奢八分書。余謫夷陵。過荆南。見此碑。唐畫洪州豫

章郡吉州廬陵郡。俱屬江南西道。採訪使治洪州。在江陵之公安作。

中郎石經後。

水經注。蔡邕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

八分益憔悴。顧



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鼎屬韓蔡謂韓

隣俱工八分者西都賦綴以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擇木蔡有

二華巨靈鼎屬注作力之貌書苑明皇好圖畫工八分章草張說等

各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侍一作諸王鈞浚法

更秘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通計在朝之始浩

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一作班揚間白首

不相棄驪驕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

墜古來事反覆即反手作雲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

雲器才盡傷形骸一作病渴汚官位故舊獨依然時危話顛

躋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

作辛苦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蒂蛟蠃好為祟况兼水

賊繁特戒風颺駛崩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

仇注洪吉在勸勉防縱恣邦以民為本魚饑費香餌請哀瘡瘵

滾告訴皇華使舊書大曆二年魏少游為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

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贈

子猛虎行家語苛政猛於虎也舊出郊載酸鼻去

此以筆力破餘地一句作主第二段仇云敘顧君交情始終無間愚按此以蕭疎

外聲利一句作主第三段敘顧君洪吉之行戒其慎於道路以遠作辛苦行一句

實主劃然清楚次段外聲利是提筆追隨六句連當日長安相與聊相省寺聲利

括今日之來訪一論顧君論及也朋友難謂久要之難遊暮敢墜益見白首不棄

賈士心

卷一之六

五古

賈士心

五古

賈士心

五古

賈士心

五古

賈士心

五古

能外聲利矣。事反覆指交誼之不終者。顧君論及此等涕泗而淚慨之嚮者二句。約略顧君意中之語。謂窮達無常。前日王珂今為貧。薄豈能常在。昔雲平。惟在交情之不以今昔移耳。此四句正推明其論友難之旨。才盡病渴已之窮也。獨話顛躓。顧之說也。此四句正深感其不失嗟之實。讀此數語。慷慨披豁。顧君誠高絕俗情哉。三段我甘子負。牽上搭下。憂世志三字。直批動未段。胡為以下。折到適洪吉而戒以路險也。末段皆丁寧屬望之詞。諸侯指守令。縱恣肆虐於民也。防勸諸侯自防也。魚鱗句。喻言設法賑貸。以招流亡。皇華使指大吏。精所擇。欲大吏為民擇官。進德。歷試。即精擇事。既屬以分勸諸侯。又屬以總告使臣。憂民之心至矣。顧隱四句。又於獨顧時。自致激勵當官之意。為之跌宕。其詞曰。彼居民上者。惻然於勸告之際。形雖賢。愚不奇。子然豈無烈士。俊傑其人者。必將惡苟得。而自致循良也。結再以猛虎字醒之。而載字更覺雋絕。求仕者。載實勸當事者。載酸。直使聽者刺入心坎。裏讀此後。幅覺元道州春陵行。殊少動人處。○淋漓揮灑。遂斷開敘。不復以前後映帶為工。○老杜此等詩。令人只以尋常語混揭開去。豈不罪過。

別董頌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續漢書。南陽縣有小長安聚。在鄧州南。陽縣按南適。此誤。鄧在江陵西北也。別我舟楫

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仇注指鄧州守。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閭

望。無令霜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

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唐書漢陽縣屬鄂州。峴首試考槃。宋注峴山在襄陽。與鄧州相近。當

念著皂帽。一作采薇青雲端。

董貧。無以為奉養計。勉出遊。公贈此為別。前十二句。敘董出門之故。與之鄧之情。而囑其及早歸侍。後八句。自敘目前行踪。而告以意中所嚮。董其垂念。亦河上之歌所云。同病相憐者與。○公意雖在漢陽。而此行竟適湖南。讀者須曉。

別張十三建封。舊唐書。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建封不樂職。輒去。舊以詩中有霰雪句。編四年冬考之。晉於是年之夏。

物故詩中不及。當編三年之冬。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劉文靜傳。大業末。為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文

靜見太宗。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因與定議起兵。龍見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

讀士心解

卷一之六 五古

十一

寧茂齋

通鑑高祖鎮太原劉裴首建議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兵汾晉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

廟食後祀何踈燕彭城英雄種劉文靖傳文靖自言系出彭城宜膺將相圖爾

惟外曾孫個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

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唐書建封兗州人父玠少豪俠祿山偽將脅下城邑玠率鄉豪殺之而不言功

童州聯居諸宋注公父開為兗州司馬當是趨庭之日與玠同遊而建封相從也揮手灑衰淚仰看八

尺軀內外名家流仇注內名家為玠之子外名家為文靖外曾孫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

友梁書范雲專通人之急與王暕善暕祕紹自不孤康臨誅謂其子紹曰巨源

在汝不孤矣擇材征南幕潮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

夏侯湛稱樂毅報燕惠王書謂其知幾合道以禮終始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豈稅駕

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

不樂吏職意其功業竟何如觀詩意以建封不樂就湖南幕職將有歸隱之志公與之別勸其立功京朝也前段特許張氏淵源所自蓋張為劉文靖之外曾孫故首敘劉勳而裴特帶及之不並重英雄種即外曾孫即建封本段歸重在此中段喜與張相遇長沙乃敘事正文意崎嶇指當時年少人情巨測也問緒業上照劉公下貫故人識建封時彼方童卯今日老淚相逢偉然八尺軀矣有俊仰今昔之慨內外名家流一語總攝英雄種故人子在內風神蕩江湖只五字為通篇贊詞便覺其人氣槩不凡是以堪友不孤託身託子於斯人有厚望焉末段乃因其辭歸特為激勸也擇材謂韋辟張回鯨喻張辭去賈勳見其本有心於當世者樂書比其長謝章幕也此四句敘辭職下皆勸詞主憂師老時事方殷豈稅宜扶隱心難遂况君臣分定管葛才高當窮陰用事之秋正奇材見功之會自應議雲臺而鳴天衢者此非汝飄然長往之日也故末以羽人碧海功業何如諷之所謂功業即如内外家之舊動宜重光而勿替首尾仍歸一片

我衰太平時我衰意身病戎馬後身病疲蹭蹬多拙為安得不

上水遣懷趙子櫟讀自岳之潭之衡為上水入大層四年之潭衡詩

枯柏枯高議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仇云當碧海朱注更

貴士公解

卷一之六

五古

十二

寧手齋

卷一之六

五古

十二

寧手齋

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

低頭一作顏下邑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

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宋浮與彭龍書伯通獨中風狂走一紀出西蜀。自乾元元年入蜀至

大曆三年出。於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一作草暮齒依蒲柳。冥冥九

疑葬。山海經九疑山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

中間屈賈輩。屈賈俱流寓長沙者讒毀竟自取。叶此苟切鬱沒一作二悲

魂。宋注指屈賈蕭條猶在否。昔萃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

巧。氣若酣杯酒。譎謳互激越。回斡明。一作相授受。趙注回斡回旋斡轉其船善知

應觸類。善知淺識事機之謂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蒼

蒼衆色晚。熊掛玄蛇吼。黃巖在樹顛。正為羣虎守。羸骸將

### 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

此因水路漂流而歷湖惡况中間即地即事雜書所觸末乃歸之混俗以遣懷也我衰八句漂流至老之感乃統述從前低頭八句敘客途交態乃歷來所以不安其身而飄飄遠適之故蓋即有故人誘接之邦每多後生輕薄之輩是以無處可長依也孤舟十二句即地所觸仇云上水而動弔古之思是也昔萃十句即事所觸上水而見舟師之習熟因悟凡事皆有動變如神之用明授受者首動尾應極形容行所無事喻於不言之妙蒼蒼八句喻言世途險惡而哀年遠涉故將吞聲混俗不敢相犯也此更歷世態語亦正與後生血氣相關照熊虎等句奪胎招魂

###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湘中記湘水清

照見底赤。崖如朝霞。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

勞。從者指相隨僕役助力濟險者石間采葦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

空邨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

言木八角  
萬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點吏徒漁奪成逋逃自  
喜遂生理花時甘一作緼袍

此篇中間大半皆目擊民窮規切當事語前後略及行踪旅况則似視世為主慨已為實然以身事起以身事結中間特借窮民之尤困者作自己波瀾翻別則仍是安遇為三陽時為賞起八句言身行風濤之險原非得已忽然截住中十二句從采薇窮婦觸發出乘隨以聞見略同句推廣暢論極淋漓惻之致結只兩句收轉言我駕濤遠涉困亦甚矣然較彼窮民猶為生理克遂則亦甘心緼袍而已通身神理一片舊俱失之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鳥  
數一作求食潛魚何一作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  
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一作揖讓崩迫關一作其情任昉表

情

前八句疊聞窮民愁苦之聲而發慨也四敘述四比擬歌哭皆作悲聲解俱在曉謂此悲聲日日曉行俱有也飛鳥自喻潛魚喻民言我之棲止不定為求食耳彼民各安其居何亦驚恐乃爾祇緣誅求法密害彼生成之故即前詩索錢多門戶喪亂紛替嗷意後四句結出舟中早行而自明發歎之由蓋前所為慨者由我之值亂崩迫我心孔悲故聞悲聲即關情焉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趙注言雲濤之間盤轉未出方言所謂盤灘也舊以為灘名恐是附會眾力亦不細呀坑一作瞥眼過趙注呀坑於坑如口之呀飛  
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  
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此上水遇險僥倖得脫而舉為前事之鑒為處世者告也宋云即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意

宿鑿石浦

趙注在今長沙府湘潭縣西

讀土心解

卷一之六 五古

十四

寧茂齋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敢不繫迴塘

澹暮色日沒衆星噓關月殊未生殊說文云死也左傳斬其木而弗殊月殊書所云死魄也正與下燈

對青燈死分鬢燈死燈未燃也分鬢分星光之陰翳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

夫亦放蕩草草頻年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韻

前八後六分截前八句四敘遇風早宿事敢不繫即早宿也仇本改作不敢非四敘早宿時之景筆力雋刻後六句本抱不平之懷轉為見道之語落寞之中每多

奇士分崩之際定少高情此古今同歎者二句泛慨以起下放蕩頻年亦以俊異自負不以恩惠期人也結語進乎道矣前輩如王文成之於龍場高景逸之於揭陽皆終身

得力處

過津口仇注當在衡山相近處

南岳白茲近湘流東逝潏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回道

一作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

通塞則隱仁者心瓮餘不盡酒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

眇眇獨開襟

喜遇風水平和而為怡神之語居然靖節風味忘乎其為窮途矣仇云前四舟行之景中六咏物之情後四自敘已懷愚謂不必分段。風引逆風也春多南風水漲逆流也南行為上水風水雖逆而春氣已融故無苦趣。

次空靈岸十道四蕃志湘水有空於灘一統志空於岸在湘潭西一百六十里蔡注靈乃筆誤耳

云云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空靈

霞石峻張載賦霞石駁落楓枯隱奔峭青春猶有一作私白日已一作偏

照一作可使營吾居一作屋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

如幽薊河湟皆是舊即以木處為邊徼兵戈地謬甚嚮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迴帆觀賞延

佳處領其要

言才八節  
六五  
余率依仇本分截解既就弟麟易之云當八句截前敘事後寫意也起四在題前浪逆舟遲備得妙境入手幽秀次四正言空靈曉趣敘題已畢可使以下設為卜隱之思情從景生也南方雖多炎瘴猶勝北地兵爭至此覺嚮來憤亂愁腸頓然消釋期以迴帆細領縛有餘韻恰與行遲歷妙紫拂生姿

宿花石戍

唐書潭州長沙有涿口花石二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一作山木雜古今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一作開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邨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河北諸鎮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

見成閭之民困征役而逃亡緣此發興起四成前之景地蒸六句借氣候引脈言氣使尚且不齊何況理亂無恒豈能料其所止耶如此冒下意味深長繫舟六句正敘流散荒涼之象輪疑即轉水之具即下所云農器也盤藤久廢而藤盤其上此正樵路旁所見者罷人罷於征役之人不在邨人去而邨空也結四句以逆

形順意望寬政之及見未被兵處民窮亦然天下幾無容足之地矣

次晚洲

當亦在潭衡之間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垂俵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杜臆以當對妨以為花根誤羈離暫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踈放乃便當之當舊

豈得也  
起四次洲之因中四中濤壯秀色之景結四即景而悅由悅轉非憂時之情終無可遣也亦不必截雲石稠岸之高風濤壯水之高中四仇云春水漲而船勢高也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早行

讀士心解

卷一之六 五古

六

早發

篙師急席掛風不正昔人戒垂堂相如文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則奚奔

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煩促瘴豈侵頰倚睡未一作醒

僕夫問盥櫛暮顏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聞

夜來寇寇非巨寇止是偷兒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微

蔽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舊注蘇張歷聘諸侯皆以粟馬迎賤子欲適從疑誤此

二柄

此因匆匆早發而為奔逐謀生之歎前八後八相呼應皆作自問自答去就兩難之詞中八述途景老態之不堪與前後相耀起四自明難合之故有求百慮不輕身也斯文吾病猶云儒冠誤我也所以不敢輕身者緣身繫斯文不肯為脂韋之態以茲之故朋舊雖多而驅馳不止語本條直解者乃極支離篙師急正見迫促欲行風不正冒險放船也昔戒今奔自問何以勿遽若此瘴豈侵心自焦躁也睡未醒性急起促身仍倦倚也僕夫四句皆老倦無聊之態囊無可偷故反言以為幸其貧如此艱危甚矣而干請又非本性是以欲如袁齊抗節而甚難欲效蘇張逢世而不可去就之間疑誤無適然則前所謂奚奔命者已亦無以自解矣此

從屈原卜居化出。以上諸篇如發秦州等詩皆紀行之作也彼多即景生情此多撫時感事蓋涉歷愈老則悲歎愈多。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語本列子丈夫重天機經注天機謂天時之機會未達善一

身得志行所為嗟余竟臧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安史

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東京公侯一作卿草間啼西京復陷沒

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玄宗倏忽向二紀奸

雄多是非又統言諸處叛亂之徒本朝再樹立泛指復國收京以來未必專謂代宗未及貞觀時

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高賢猶云時賢蓋指當道豈暇相扶

持疲荼苟懷策隱然自謂樓肩無所施樓肩無所倚著之貌先王實罪已慶陶注謂肅宗

詔書愁痛正為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鄴城氣回



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淡陳苦詞

首章述素志也。為後首引端。公蓋有志用世者。起四句。泛以人生立志言。重得志行所為一句。為全篇之主。嗟余一段。歷述禍亂始末。此不得志之由也。本朝一段。極言時弊難挽。此不能行所為之歎也。末四句。見志雖在而身已老。反結得志行所為意。夫既值此時世。不能得志大行。則惟有飄飄遠適而已。此所以為後首之也。

邪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

朱注。漓水與湘水同出。今桂林府漓水一名桂水。

悵望蒼梧暮。

山海經。長沙零陵。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

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皦皦

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閔。

同。朋知限流寓。風濤上

春沙。

自潭之衡為上水。

千里侵。

一作浸。

江樹逆行值。

一作少。

吉日。

仇注。謂是清明令節。

時節

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舊說。萬古同歸一死。何必取足於名數。蓋憤詞也。多憂汚桃

源。

恐被桃源笑人。

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

原。焉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

仇注。葛洪為勾漏令。後止羅浮山。蜀志。許靖傳。孫策來。渡江。走交州。以避其難。

避

世常此路。賢愚成等差。

賢謂葛許。愚自謂。蓋欲效之。

自愛合。

或改作合受。

馳騫羸瘠

且如何。魄奪鍼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掛帆

席。天意難告訴。

猶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南為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老

人星。羅浮展衰步。

羅浮記。在增城博羅二縣境。茅君內傳。羅浮之洞。名朱明曜真之天。

次章敘近履也。為前首結局。起四句。兩括上意。兩提南行。南行乃一篇之主。潛魚一段。述汲汲向南。自了生死之樂。多憂一段。言所以不辭勞涉者。為欲急遠。虎狼希踪避世。雖身憊。役疲。終當一行也。結四句。足避世之意。仇云。適應前章未達善一身句。篇中桂水羅浮等。更在衡州之南。非遂往彼也。蓋借前路神仙之境。以寄全身棲隱之思。

望嶽

衡山在潭州之南。衡州之北。

南嶽配朱鳥

漢書索隱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

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鴻

一作頊

洞分

一作半

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惟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

今則亡汨

一作汨

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

舊注渴日如渴虹渴

渴漾舟清光翕祝融五峯尊

長沙記衡山七十二峯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廬天柱祝融為最

峯峰

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喋相望恭聞魏夫人

魏夫人傳夫人名華存字賢安

晉司徒魏舒之女適南陽劉文幼而味真曉玄忽太極真人授黃庭內景經遂得冥心齋靜化形而去詣上清宮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

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

一作限

修途未

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

吳都賦玉堂對靈寗仙人所居

三歎問府

主

當依仇氏指衡州守朱氏謂洞府之主非

曷以贊我皇牲璧忍

一作感

衰俗神其思降祥

舊說詩以修祀典立意有郊壇登歌氣象思詳味詩旨在助時君以增修主德曷當事以頌贊皇猷乃為昭格明神之本其前曰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其後曰

壯望忍哀俗補其思降祥意可識矣徒以崇祀立論尚隔一錢起八句四就嶽

言四就祀嶽者言嶽有虞者非謂當舉行巡狩謂如有虞之德者鮮也中十六句

望嶽正面四述南來望見之由四摹擬嶽之形勢四想像嶽之仙靈四矢後期續

觀之願而沐浴句便拖起結意結四句與起處照應曷以贊含前所云在德意忍

衰俗謂但如未俗之奉行故事是不修德而徒薦馨香者神其句反言以決其不能降祥也兩頭發議中間敘事

史御史記中丞為端長道州見秦陵行

###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涪溪觀唐賢題名河東裴虬大曆四年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鄙人

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

業謂業無取媿高賢無取謂一無足取蓋自謂社稷之說華強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

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

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熱雲初集

黑缺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即指缺月云朝人華燭蟠長煙

鴉鴉催明星鴉鴉蓋取月令鴉鳴之義解袂從此旋上請減甲兵

下請安井田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顛

四起四結中只一片說去無分乙處。起四故湘江宴錢之事。羣公錢公蓋陪宴也。中一長段言早年相與。今不我嬰亂落魄。而移其宿愛。是以計拙如我。遇君而氣漸得。蘇所恨。暫相會而即相別。無多舊交。分離促迫。當此清宵。易且難堪。解袂作別耳。結四特致為民請命之苦詞。而望其報書。以徵其治效。洵無忝於良友矣。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辭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

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於蘇至矣宋注詩止七韻題云八韻恐誤。舊

編澤州詩。杜氏創體長題也。分兩層寫其有異。末以二語總之。上異其靜者。下異其詩詞也。靜者字從下五句生出。不交上着凡是字。舟楫下着而已字。乍讀疑衍。詳味之。轉覺意溢句外。言凡是知其從不作熱鬧想。言而已。知其獨有意冷落人。故斷之曰靜者。此一異也。近詩舊俱引渙變體律十九首為證。乃係渙入交廣後所作。今尚在湖南。何得援此。辭句動人。一頓蓋方吟而已。覺動人矣。至明日而憶其金石流聲。更引聞者於無盡。此又一異也。傾倒於蘇。兩層雙攝。○記與二字作詩之眼。

龐公不浪出後漢龐德公。未嘗入城府。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

詩仇注黃初七子。魏文帝時詩人。乾坤幾一作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

食齋房芝能余髮喜卻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火滅一作湘

娥簾外。悲百靈未敢一作散風破一作寒江邊

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今晨清鏡中勝。昨夜舟火滅。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邊。

起六句分提題中兩項不浪出翻者之異也。以龐公為比。過黃初近詩之異也。以揚馬為比。詞氣一頓。下八句統寫而局又分兩層。先今晨後昨夜。用逆勢追歎。以表其異言。今晨衰質。若為轉。有如此之異者。由昨夜神靈且為感動。先能致異。如此也。本言在彼之可異。詩却言己髮變黑之異。本言在人之可異。詩卻言湘靈風色之異。從對面旁面烘託。而其異益顯。歎異之中。靜者與近詩俱該不單指詩。豈豈有一朝變黑之理。只是常時引鏡。滿頭俱白。其晨偶於白間露出幾莖黑者。遂設為怪語耳。前夜必曾風浪昏黑。故有後四。容齋以漁少喜刺盜。善用白。怒。雖白。距其後走廣州。又與哥舒是反伏。誅疑此詩非實錄。然公之取蘇。取其具。冷。張出奇句而已。至其起手結局。所謂不迫。既往不道。將來又何病焉。

奉贈李八丈曠判官

我文特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駮驥人得有。人中那得有此  
 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一作斗事業富清機。官曹貞獨守。頃  
 來樹佳政。皆已傳眾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趙注凡物之刺者為  
 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左

木能操刀而使割也 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一作懷。時李必為幕職 秉

鈞孰為偶。謂可天用 所親問淹泊。仇注所親謂李 泛愛惜衰朽。垂白亂南

翁。亂南翁猶柳子厚書云居蠻彝中久已與為類矣 委身希北叟。班固賦北叟頗識其倚伏 真成窮轍鮒。或

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荆衡。知音為

回首

首段總統作贊中段分疏稱美末段敘述深感清機獨守二句前幅扼要處中段皆從此申說高興知音二句後幅歸宿處乃所以贈詩之故也。艱難冗長語平意側。仇云艱難之時安靜而無繁冗言識治體也。區區荆柳亦語平意側謂不卑小官能盡職而弗懈。仇云有定力也。書積闕限惜其志切而身遠也。所親惜朽述李問詞下皆告以委曲大意言久滯不歸心如死灰矣。而興發而情激者以動問淹泊知音振觸聊一回首耳。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交即交趾郡唐初改安南都護府地與廣接

賢豪贊經綸。功名空一作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鄭

公四葉孫魏徵傳貞觀七年進長大常苦饑眾中見毛骨猶是麒

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唐書徵犯顏正諫雖貴亦不能過家聲蓋六合

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

來未遲用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意虛思黃金遺長門賦序武帝陳皇后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

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相如傳武帝讀子虛賦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

哉明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

游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吳越春秋相五土之宜

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

亞王者樂張遊子悲侍婢艷傾城綃綺輕一作霧霏掌中琥

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

珠碧贈于斯石類上貴見肝膽下貴不見一作相疑張綰注交廣風俗

心與時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石崇

賓主儀戎馬聞天宇嗚呼生別離始兼逸邁興終慎

詳詩意魏為名勳之曹才高位下遠客殊俗而其年或尚少壯奢淫易惑故前半

多惜詞後半多戒詞此篇跌宕不齊起四句泛舉勳曹式微冒起次八句以魏

君實之四先抑後揚四先揚後抑筆情矯變而行色句卻已領下過我以下正言

其行色之微也議論餘富才情也公侯來宜貴顯也乃買賦不如長卿空囊竟同

季子虛糜散官浩蕩遠寄豈不可惜仗神道以祝其平安輕土宜以諒其閭投春

風歸以上其留戀此四句後為行色微者曲曲慰勸此上皆惜詞交廣多產珍寶

俗奢而淫語有之少不入廣謂其易迷而喪志也故出入十四句備陳盡感客心

之態而心事四句又申致沉溺喪守之虞然後以逸興憤儀二句一縱一收歸之

正論蓋其漫為交廣結案乃深為少年警惕也老成之言如此以上皆戒詞末兩

句另筆收住與前文似不相屬然動以臨岐歎息之聲一以見遠離之苦一欲其

念別語之悲蓋亦言中之惜詞言外之戒詞也與

賈士公解 卷一之六 五古 三

幽人

孤雲亦羣游神物有一作識所歸靈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

與惠詢輩舊指惠遠許詢宋氏援送惠二過東溪為證疑詢即其名然須闕疑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

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笑語鼓

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風帆倚翠蓋一作嶽景福殿賦

暮把東皇衣九歌有東皇太乙嘯漱元和津下黃經但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家天得真籙注服元

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趣同商山芝五湖復浩

湯歲暮有餘悲

此亦因流寓失所結情於世外之侶耳鍾氏所謂絕妙遊仙詩無丹藥瓢笠氣并無雲霞山澤氣者也杜闡以蓬萊等為音璫之寓言以商山芝為扈從之寓言全竹戀戀朝廷之解殊不類也。起四結四中一片。此與題起見幽人亦好儔侶宜彼高舉者之來引也。中十四究言舊約之見遺即繼之曰內懼瑕疵不責彼之

棄我而自省或有被棄之端非虛心學問人不能道洪濤四句遙想幽人滄洲之趣風帆四句自致欲往從之之情結歎此志之不遂也既為名累而商山之伴句促相遠又滯湖濱而遲暮之年餘悲莫解然則衰老漂零將誰適從。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証異記鮫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博物志其眼能泣珠珠中有隱字

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

微斂無

公詩云自平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南中之困深矣寓言隱痛其有憂患乎。都從泉客珠三字演出言珠必言泉客見此物為淚點所成非但貼切南方而已。字不成書民欲自訴而不敢顯言也。緘篋俟須不徒欲以珠獻正欲以隱字之珠獻意將乘間代為請命也。化為血今無一見民脂竭而上供莫應一見民瘼隱而入告終虛言至此哀音怨亂矣。從珠上想出有隱字從泉客珠上想出化為血。盧世灌云情酸味厚歌短泣長而一唱三歎蘊藉優柔三百篇十九首上下同流。

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

時李勉為嶺南節度觀察使王砮奉使入幕歟。入大曆五年

年

我之曾老一作祖姑爾之高祖母讀如某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

讀如岳。唐書王珪為禮部尚書兼魏王泰誦者何如人曾玄齡如晦過其家李窺大驚救其酒食喜曰二客公輔才汝

貴不疑我詩意與此事合但史言珪母李詩則謂珪妻杜茲屬疑案矣長者來

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顏珍

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翦髻鬢市鬻

充杯酒截髮易酒本陶侃母待客事豈夫人亦嘗有是與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

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容齊隨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

建成收劉黑闥以取功名後高祖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用之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據此亦疑案虬髯十八九子等

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

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史稱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及乎

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

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鳳雛無凡毛五

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謂祿山乾坤沸嗷嗷吾客左馮翊宋注同州也天

爾腸十里卻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韉

飛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宿昔

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廷評近要津廷評謂王節制

收英髦節制謂李勉北驅漢陽傳漢陽在湖北時王南汎上瀧音泷

漢陽在湖北時王南汎上瀧音泷

溪水又南入重山謂之瀧中懸流回注崩浪震天謂之瀧

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番禺親賢領。

仇注李勉乃宗室故曰親賢番禺今屬廣州府

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洞

主降接武海。胡船千艘。

舊書大曆四年勉除嶺南節度番禺賊帥馮從道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為亂勉悉斬之先是西域

船泛海至者纔四五勉廉潔節不檢閱末年至者四十餘代歸傳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屏象投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宋璟盧貞之後矣

我欲就丹

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鼈。或驂鸞騰天。聊

作鶴鳴臯。

是詩滔滔蒼莽如雲海蜃氣不得以尋常繩尺束量之坊本瑣碎橫截大非也詩分兩韻即照韻分談前從重妻姓生出文情後就使南海發出意識。我曾始爾高母前半提筆爾祖泛言王之先世自隋朝至杯酒敘夫人具饌供客事以房杜交友作挈自上云至戶牖敘夫人識鑿英雄事以秦王真氣作束自及乎至不朽敘夫人開國恩榮事至此為上半篇分界處鳳雛五色後半提筆自往者至佩牢追敘始亂逃竄王硯護救之事爭奪謂奪路而走不及其馬塊獨自謂奔走力竭委頓草間下騎數語如史遷寫秦至負劍環柱時倉皇有氣勢自亂離至千艘敘目前使南海事而先以四語穩括分敘浮泊數年間跡跡最為輕逸廷評以下入

本文卻將李勉說於王則領廷評一句而以北驅四句申之冀其奉使以振家聲只此為送行正面也於李則領節制一句而以番禺六句申之美其異政超前見英髦之所走集也自我欲至末言我亦將圖南冲舉聊以茲篇為鶴鳴應和之徵是為贈行餘波。夫人尚書事蹟或執史而駁詩或信詩而疑史愚未敢定所從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小心汲古之士存疑焉爾。

入衡州

鶴注四年春自潭如衡復歸潭五年夏臧玠兵亂故再入衡州按公本欲依崔舅於衡而此行止泊於衡故題云爾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

七月以澧州刺史崔瓘為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元者安堵

牆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怨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



是似聚謀一作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舊書以士行聞蒞職清謹政

在簡肅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不便之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善淨爭遣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是夜玠遂犯州城以殺遣為名璠走逢玠

兵遂烈火發中夜高煙燹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

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

棘刺遷延脈趺瘡遠歸兒侍側遠歸謂遠奔而歸旅次猶乳女在旁久客

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報主身已

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叅錯走洲渚春

容轉林篁片帆左柳岸柳在衡之東南舟入衡須從入柳水口邊經過通郭前衡陽唐書衡州倚郭

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宋注時陽濟為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盛

為衡陽縣華表雲鳥埤一作陣華表說文所云亭郵表也韻會增也厚也此言亭郵之間旌幟稠疊也名園花草香

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後漢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位皆尊席號三獨坐昨

者間瓊樹濟或出見其子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

孟七國畏漢書劇孟以俠顯七國反時條侯得之隱若一敵國馬卿四賦良相如傳載子虛上林哀二世及大人四賦門

闌蘇生在原注蘇生侍御渙勇銳白起強仇注渙號白起故以劇孟白起為比問

罪富形勢宜就濟渙告變徵兵說宋注引楊子華歌懸否臧氛埃

期必掃蚊蚋焉能當橘井舊地宅郴州馬嶺山有蘇耽宅井仙山有舟航此

行怨暑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謂崔偉公有送二十三舅構郴州詩開緘書

札光頻繁作頻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陳書江總七歲而孤依於外氏

謝安乘興長晉書謝安寓會稽出則漁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下流匪珠玉孫林之哀和氏外孫道生文嗟爾道生和

氏之寶玉顏豐下曜於懷抱擇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晉書嵇康疎放有不堪者七世賢張子

賈社公屏卷一之六 五古 二十六

房原注彼。柴荆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首段以上下失政。叛亂無常。作一冒頭。次段敘潭亂。潭守賢而遇害。深致悼惜。三段自敘倉皇避亂。躊躇於柳衡之界。以衡近而姑就之。四段記衡守之接納。并及蘇渙。以殄寇期之。此為入衡正文。末段思依親故於柳。於公為本懷。於題為餘波也。○劈然而起。作問答之詞。言人久習於兵爭。亦當觀夫國運。何如此盛朝。而敢肆猖狂耶。亦由將失律。而邊釁生。朝廷含忍。致金湯殘破耳。甚其下以寬其上。立言得體。鎮權重國。法輕體統。既已不立。驟難峻猛。相繩矣。此已暗引潭守之守法。致禍恰好。接出下段。嗟彼二句。為潭守崔權作提筆。寡妻從見其約已。元者安見其仁。民惜本存常。申仁民之政。贊權處無泛詞。非任過防。轉到致禍之由。筆有分寸。忽已安於不任。旌麾多憂。竭慮以防府庫。於是滅騎縱之衣糧。致惡謀之洩忿。禍斯及矣。竟流四句。敘中夜遇害事。兇威震目。至今二句。寫劫橫之餘殃。福善二句。歎賢守之可惜。文勢至此一束。而兵亂如此。安得不避。下便接落自己。銷魂四句。倉忙走匿之狀。見侍女在。喜得脫險。既幸猶慚。憤彼鴟張。此四句。記奔竄稍定。時蕭條二句。記就舟時。報主四句。舟中輾轉之思。參錯四句。岐路窮皇之景。左柳而帆不轉。前衡而郭在望。既為後兩段伏脈。又為入衡正面。接出中有四句。先美衡華表四句。緊承衡陽。皆望中所見者。此處已度入衡正面。接出中有四句。先美衡守陽濟。程石。視其後風。霜頌其令。昨者四句。敘衡守接納之勤。劇孟四句。依仇注。俱貼蘇渙。渙時或往來衡幕。於公又舊相識。故連及之。問罪四句。兼承濟渙。冀以戮力請討。凶形勢。謂其據必勝之資。懸不臧。謂宜示順逆之義。建議及此。不徒以

顛沛依人為安。而必以艱危共濟為快。知前所云委俗回腸。尚非表語。此下又從題後轉拓一境。橋非四句。懸想柳士之美。諸舅四句。點所以就柳之故。江總四句。再詳欲往之情。能處處貼甥舅設色。到底不離。我師四句。借挑筆帶筆。收足依舅本旨。師叔夜師其絕交。以反挑攝。郡任事者。其及張勸。或以舊曾相與。或以聲著當官。要之只是帶寫。柴荆樂土。結意已足。自比於嵇康。頗放矣。又曰鵬路翱翔。仍以功名奮起。望之崔張。猶前段之懲。惠陽蘇也。玩此一段。知公之留衡。元非初志。故於篇末表意。以為收局波瀾。○此律古之體。亦可入五排。

逃難集外詩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肅宗上元二年。公年五十。時周流蜀中。注家釋世難者。以是年段子璋反。東川當之。公值難甚。多何獨舉此耶。蓋公自乾元二年。客秦入蜀。時年四十八。是為逃難之始。再言五十。舉成數也。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從昔年逃難之始迄於今日暮途之窮一直寫下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  
主將戮中夜傷一作商於戰黃鶴指商於為商州大曆三年商州有劉洽殺防  
朱說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禦使殷仲卿之事朱注從蔡趙作傷指臧玠殺璠

詩凡四層逐層抽出馬來一層見馬而傷馬上郎一層因馬上郎推到主將被戮  
本事一層又因木事而徧慨死非其命者一層末以單句總結四層須知馬非  
主將之馬且馬亦借德仇云死多門一  
語極慘兵刃饑凍奔竄踉蹌無非死法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唐禮樂志開元二十七年謚孔子文宣王

旄頭彗紫微指安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  
呼已十年十年舉成數也自天寶至是已十五年儒服蔽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

素志我行洞庭野欲得文翁肆水經注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宋注肆即講肆之肆侏

侏胄子行若舞風零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  
雅才煥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劉歆書七十子終而大義乖仇注此

正指建學為大義朱氏謂唱義討玠非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講堂非曩構大屋

加塗既下可容萬一作百人牆隅亦濼濼何必三千徒始壓戎

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階祀

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方未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

紀改一作收波瀾西河共風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

記一作嘗高歌激宇宙凡百愼失墜

此篇肅離遠穆居然闕宮清廟之音本儒林盛事也每以兵氣夾寫本喜心激發也每以鬱懷別出處處兩意關生入妙各八句轉意首段言學校蕩廢由於天寶

肇亂之餘。次段行至學堂。喜其重新。以洞庭虛提衡山。以文翁虛提陸宰。三段乃實敘興學之地。與其入。及其規制。見根源。言其心以振興文教為根本也。四段見文教之興。足以銷弭兵氣。言何必生徒眾多。始能銷亂。似此深林蒼翠之中。涼井。輾轡之畔。一聞書聲。而殺氣漸衰。息矣。髮髻作稀微。將止之義解。此正與首段相照。末則總束全篇。而以作詩警後為結。延歸本厭居於此者。減愁則樂就乎此矣。蓋以耳目一換。覺叛亂之波瀾忽轉。而絃歌之風味可挹也。倦跋涉者。輶軒已廢。尚可記者。盛事宜傳。結即作為此詩。敬而聽之。之義提撕。聾聵不少。讀竟知其喜動顏面。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

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題當止此下疑小注原文蓋以注明阻水之處耳陸路去方田

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耒陽在衡州東南二百里許為郴州陸路由衡至耒陽登陸之路也

公此行為往郴依舅氏崔偉也。自衡如郴必經耒陽之方田。緣阻水不得遠達。郴境暫泊於此。聶令聞之。致書餽食。當時情事可掬。公非久於耒陽者。亦非與聶令有舊者。但審詩題詩義自然了了。新舊書以為先曾寓耒陽非也。題又云至縣。則是受餽成詩後。仍登岸至縣呈謝。新舊書謂啖炙

醉酒一昔而卒者亦非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一作義士烈女家其姊風流吾賢

紹昨見狄相孫公在夔有寄狄明府博濟詩云梁公曾孫或即此人許公人倫表狄孫嘗推許聶令前

朝一作翰林後趙注聶祖父必曾為翰林屈跡縣邑小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

漾以沼切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旄謂潭守之櫓孤舟增鬱鬱僻路殊

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美鸛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

人非西諭蜀相如作諭巴蜀儼人自謂也興在北坑趙史記秦白起破趙坑其降卒方行柳岸

靜謂赴柳中途之岸非謂行已及柳蓋即方田驛也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

少原注問崔侍御黑乞師於洪府師已至素州北楊中丞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達長沙問罪消息真開顏懋亭沼

詩本為致謝聶令而作。滿開討賊信。確及之。不無激勸聶令之意。首段喜接聶書。因推其品望家聲也。觀狄孫推許之文。知非公舊交矣。中段敘阻泊情事。以

及聶之致魏前八都貫入知我二字內四言阻水見欄以伏後脈四言身慚猿鶴  
 以度聶魏禮過二句遙接知我以點作束末段述傳聞討玠之喜所以勸也言我  
 此行雖非有傳檄之事實素有屠賊之興者乃方在中途未遑告變而問罪諸師  
 已一時俱發則身雖阻泊頗且為之一開耳吾賢豈有意乎○禮卒於少仇謂楊  
 子琳受賄賂之故然是微詞○酒炙夕卒之說二史取之明皇雜錄錄敘此事終  
 之云今集中猶有贈未陽詩此正明泰鑿等語文飾而成使兩畢露黃生之論如  
 此可謂激中其款矣噫由詩而之錄由錄而之史愈沿而愈離賴公有詩一  
 徵其闕其他又曷可勝道史學之難信夫○舟中苦熱詩當在此篇之後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中丞即衡守陽濟臺省諸

公謂乞洪師之崔暹及楊澧州子琳嶺南節度李勉時皆赴長沙討賊玠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毗脫身亦奔竄平生  
 方寸心反掌一作當帳下難反掌謂容易習見如於蜀則一見徐知道再見崔旰於今又見臧玠矣嗚呼殺賢  
 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病辭胡  
 然泊湘岸湘江與湘江合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漑灌痛彼道邊人形

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衡守陽濟兼御史中丞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

縣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鶴指裴道州虬

人盡因之蓋以五律對兩懷行營裴二為據今按其詩並無討玠明文而阻水詩中自注

注有崔暹乞師洪府之事洪師自袁州來正在潭之上游也捨此顯證而強援行營

二字以為附會其誤總坐認然阻水篇為絕筆便節外生枝耳稍逼長沙館鄰好彼克修天機自明

斷南圖卷雲水北拱戴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

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叶奴亂切偏裨

表三上通鑑楊子琳討玠取路而還詩言上表當是子琳曲護玠罪也仇云隱諱其辭歸於偏裨鹵莽同一貫始謀誰

其間回首增憤惋宗英李端公此謂李勉李係宗室守職甚昭煥變通

迫脅地謀畫焉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

斬神器資強幹強幹切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歎

鶴謂亦避亂之衡時作今按入衡在初亂時詩珍之師未集安得有各路會兵之事阻水詩云問罪消息真開顏慰亭治是則初開會討之信而喜也今諸師皆逼長沙矣乃作此贈陽中丞中丞蓋主軍也若依舊編則兩詩詞旨顛倒詩凡七節首節敘遇亂情事次節點舟中苦熱以下逐節分敘四人中丞則嘉其首義崔師則喜其助討澧州則諷其縱惡端公則望其靖亂所言或可與史傳互證或可補史傳所缺要在當日目擊情形詞無曲謹皆實錄也末二句別為一節收○方寸心照仇作自謂疾惡之心與不叱白刃呼應言空具此心不能叱散兇賊也吾非四句蒙上憤亂渡下苦熱言志不得伸胸中直須不分皂白所謂埋冰炭也於是不復以風熱為辭而來泊湘岸曰恥以曰胡然皆默默不自得之詞以下說到苦熱正面卻以道邊被殺之人為譬筆忽颺開都無死句至此自遣之意已了而大旨多以力不能殲賊為言正為激勵諸公張本下乃以殲賊之懷寄之諸公中丞一節呈陽之懷也諸侯半謂南中軍州半屬所轄似聞一節簡崔之懷也長沙即潭由洪而來故曰南圖驅馳一節簡楊之懷也數公子帶說諸公意在刺楊沮兵故以同聲激懦跌起鹵莽隱取賂還兵事雖不斥言子琳而曰一貫增憤微而彰矣宗英一節簡李之懷也變通迫脅婉詞以指諸從亂者謂黨逆眾而勝算難也筆意一折隨卽尊玉室以壓之仗親賢以勸之簡李止此結聯單掩為通局總束呼天以警醒在事也豁煩襟仍回顧苦熱須知此熱字亦是兩備中含憤亂躁急意注家以此二語混入端公節不曉結構苦心○阻水之餘尚有如此鉅篇不待更援他詩而公不卒於餽食之夕亦已審矣是故古人書期與明眼人讀

